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T51n2067

弘贊法華傳

唐 惠詳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1 圖像
  - 2 翻譯
  - 3 講解
  - 4 修觀
  - 5 遺身
  - 6 誦持
    - 1
    - 2
    - 3
  - 7 轉讀
  - 8 書寫
  - 附錄
  - 天台法華疏序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2067
弘贊法華傳卷第一

藍谷沙門惠詳撰

圖像第一　第一卷
翻譯第二　第二卷
講解第三　第三卷
修觀第四　第四卷
遺身第五　第五卷
誦持第六(第六卷第七卷第八卷)
轉讀第七　第九卷
書寫第八　第十卷

圖像第一

西域祇洹寺寶珠寶塔內說此經像
西域擬前說法金像
西域鷲峯山說此經像
宋釋惠豪造靈鷲山圖
後魏太祖造耆闍崛山圖
晉殷夫人造法華臺
宋謝婕妤造法華寺
後魏太常卿鄭瓊造法華堂
晉釋惠力造多寶塔
宋劉佛愛造多寶寺多寶塔
齊舍人徐儼造石多寶塔
唐悟真寺釋法誠造多寶塔法華塔(并)法華
臺唐國子祭酒蕭璟造多寶塔
宋路昭太后造普賢像
宋釋道冏作普賢齋
宋釋僧苞作普賢齋

案祇洹圖云。前佛殿東樓上層。有白銀像。像內有七寶樓觀。樓觀內有寶池寶花。花上有白玉像。池中蓮花內。有白銀塔。於塔心中。有真珠塔。塔內有釋迦多寶二像。說法花經第七會者。又云。妙法華經。事同花嚴。波若多會說之。今之所翻。當第三會。又

云。複殿四臺五重。上層有吠摩尼珠。此珠。過去諸佛。曾於中說法花。三變淨土。隨經所有。於中具現。
案西域書傳。中天竺摩揭陀國恒河南有故城。周七十餘里。荒蕪歲久。基趾尚存。昔人壽無量歲時。號拘蘇摩補修羅城。唐言香花宮城。逮人壽數千歲時。更名波吒釐子城。是巴連弗邑也。去此城西南四百餘里。渡尼連禪河。至伽耶城。城西南二十餘里。至菩提樹。金剛座等。菩提樹東。渡大河入大林野。行百餘里。至鷄足山。鷄足山東北百餘里。至大山。入山東行六十餘里。至上茅宮城。此城即摩揭陀國之正中也。故先君王之所都。多出香茅。故以名之。崇山四圍。以為外郭。西通狹徑。北闢山門。周一百五十餘里。樹木春榮。皆作金色。初頻婆娑羅王。都此。城中編戶之民。頻遭火害。眾庶嗟怨。不安其居。因令國中。若有不謹。遷之寒林。寒林者。棄尸之所。俗謂不祥之地。須臾王宮先自失火。王謂臣曰。成其遷矣。遂令太子監國。躬出茅城西北四五里。因而舍之。時吠舍釐王。聞頻婆娑羅王野處寒林。整集戎旅。欲襲整不虞。邊候以聞。乃建城邑。以王先舍於此故。稱王舍城。官屬士庶。咸徙家焉。或云。是阿闍世王所立。至無憂王。遷都波吒釐城。以王舍城。施婆羅門。今此城中。無復凡庶。唯婆羅門減千家耳。
茅城東北十四五里。至耆闍崛山。唐言鷲頭。亦云鷲峯。接北之陽。孤標特起。既棲鷲鳥。又類高臺。空翠相映。濃淡分色。如來御世。垂五十年。多居此山。廣說妙法。即說此經之處也。故經云。常在靈鷲山。及餘諸住處。佛在世時。頻婆娑羅王。為聞法故。興發人徒。自山麓至峯岑。跨谷淩巖。編石為階廣十餘步。長五六里。中路有二小塔。一名下乘。即王此徒行以進。一名退凡。即簡凡人。不令同往。其山頂。東西長南北狹。臨崖西垂。現有甎舍。高廣奇製。東闢其戶。如來在昔居中說法。今作說法之像。量等佛身。唐沙門玄奘。俗姓陳。洛陽人也。早歲出家。夙資慧解。遍師名匠。洞曉真詮。以為攀條者見微。挹流者識淺。乃殉軀命於絕域。馳丹素於幽極。以貞觀之初。發迹西邁。周旋往返一十七年。所獲經論。具如別記。於彼中天竺國。請得擬摩揭陀國鷲峯山說法花經金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色相超挺。妙絕人功。頂戴瞻仰。實萬恒倍。至止之後。摸寫無窮矣。
宋景平元年。瓦官寺沙門帛惠高。造靈鷲寺。有沙門釋惠豪。智見通敏。巧思絕倫。於中製靈鷲山圖。奇變無方。鬱似覩真。其山林禽獸之形。天龍八部之狀。歷代未有。自茲始出。龕成之後。傾國來觀。後世造龕。皆以豪為式。其龕東西深三十八丈。南北四十四丈四尺。

後魏太祖道正皇帝拓跋珪。天興元年。造耆闍崛山圖一所。加以績飾。莫不嚴具焉。
晉義熙七年。王荊州殷夫人。創造東青園寺。
寺中造法花臺一所。
宋元嘉十五年。謝婕妤。在秣陵縣。造法花寺。
後魏太常卿恭侯鄭瓊。起淨域寺。建法花堂。
晉興寧二年。沙門慧力。於瓦官寺。造石多寶塔一所。
宋元嘉五年。彭城人劉佛愛。於建康。造多寶寺。又造多寶塔一所。
齊建元元年。豫州刺史胡諧之。於鍾山。造法音寺。舍人徐儼助。造石多寶塔一所。
唐藍田玉山悟真寺沙門法誠。少小出家。山居絕俗。持誦此經。過於萬遍。依經造多寶塔一所。法花堂一所。法花堂一所。法花臺一所。臺上致經。周旋禮懺。又造禪室。於中習定。甚多靈迹。具之後傳。
唐國子祭酒蕭璟。蘭陵人。梁帝之玄孫。梁王巋之第五子也。梁滅入隋。姊為煬帝皇后。生長貴盛。而家崇信佛法。大業中。自誦法花經。乃依經文。作多寶塔。以檀香為之。塔高三尺許。并為木多寶像。經數年未就。其兄子銓。在宅。朝起。忽於前院草中。見一檀木浮圖。蓋下有一鍮石佛像。製作殊異。梵容威肅。其眼精。以銀為之。中黑精光淨。如自然者。銓怪。走告璟。璟視驚喜。取蓋還。試置多寶塔上。宛然相稱。如故作者。雖木色小異。而塔形更妙。以佛像安塔中。亦相稱如故造。璟喜歎。自以為精誠所感。其佛像衣內。有舍利百餘枚。璟女尼。等年少。竊疑舍利。鎚打不破。乃試取三十枚。於石上。以斧打之。舍利迸散。了無著者。女就地拾覓。唯得三四枚。餘並不見所在。既而懼。以告璟。璟往塔中視之。即舍利皆如在舊。璟從此。日誦法花經一遍。以至于終。
貞觀十二年。病篤。蕭后。及弟姪視之。璟與相見。各令燃香。因即共別。唯留弟宋公瑀。及女為尼者。令燃香誦經。頃之。謂其尼曰。我欲去。普賢菩薩。來迎我在東院。師可迎之。尼如言往迎。未還。璟曰。此院不淨。不肯來。吾當往就。汝等好住。因與瑀等別。仍起。長跪合掌。正向西方。頃之遂絕。遺令。獨載一車。斂以在身之服。婦人不得送葬。勿以肉祭祀。坎纔令沒棺。朝野歎其通[雨/悟]。家人奉而行之。昔遍吉大士。神力無邊。現乘象王證明法花。斯或先佛之權應。或補處之垂化。七地莫測。二乘不思矣。夫上妙色身。既其明道。精微圖像。信亦感俗固有。沿形以悟神。因迹以觀本。喜見之相。實汲誘之關津也。

宋崇憲路昭太后。植因曠劫。儷極皇家。而幻夢尊貴。塵垢睬寶。思隆正化。摹寫法身以大明四年。乃命白馬寺比丘曇標。造普賢菩薩像一軀。駕乘白象。六牙傭纖。七枝平滿。製度巨壯。鎔式精嚴。鑄比鍊銅。泥茲銑銫。菩薩炳紫金之相。象王耀白銀之形。耀麗煌爍。狀若飛騰。實佛事之妙迹。塔廟之真規者也。而弘願不窮。修福無倦。到大明八年。又造普賢寺。壯麗之奇。將美莊嚴。釋道冏。扶風好濤人也。本姓馬氏。學業淳粹。弱齡有聲。初出家。為道懿弟子。冏素誦法花。唯憑誠此業。元嘉二年九月。在洛陽。為人作普賢齋。於是。澡雪庭除。表裏清淨。嚴遍吉之像。肅如在之心。道俗四十許人。已經七日。正就中食。忽有一人袴褶乘馬。入至室堂前。下馬禮佛。冏謂。常人不加禮異。此人登馬揮鞭。忽失所在。便見赤光赫然竟天。良久而滅。後三年十二月。在白衣家。復作普賢齋。將竟之夕。有二沙門。容眼如凡。直來禮佛。眾中謂是庸僧。不甚尊仰。聊問何居。答云。住在前村。時眾白衣。有張道。覺其有異。至心禮拜。沙門出門。行可數十步。忽飛空直上衝天。追目此僧。不復知所。後與同學四人南遊陽都。觀矚風化。夜乘氷渡河。中道氷破。三人沒死。冏又歸誠觀音。迺覺脚下如有一物自[敲-高+危]。復見赤光在前。乘光至岸。建都。止南澗寺。常以般舟為業。嘗中夜入禪。忽見四人御車至房。呼令上乘冏欻不自覺已見身在郡陵沈橋間。見一人在路座胡床。待者數百人。見冏驚起曰。坐禪人耳。彼人因謂左右曰。止向令知處而已。何忽勞屈法師。於是。禮拜執別。令人送冏還寺。扣門。良久方開。入寺見房猶閉。眾咸莫測其然。宋元嘉二十年。臨川康王義慶。携往廣陵。終於彼也。

釋僧苞。京兆人。少在關。受業什公。宋永初中。遊北。徐入黃山精舍。於彼建三七日普賢齋。懺至十七日。有白鶴飛來。集普賢座前。至中行香畢乃去。至二十一日。又有黃衣四人。遶塔數匝。忽然不見。

弘贊法華傳卷第一

弘贊法華傳卷第二

藍谷沙門惠詳撰

翻譯第二

譯經真偽合十四人(真十偽四)譯論二人。

魏外國釋正無畏(法花三昧經六卷亦一本加正字)
晉燉煌釋竺法護(正法花經十卷亦別出普門品光世音經)
東晉西域釋訶支(普門品經)
東晉釋支道根(方等法花經五卷)
偽秦天竺釋童壽(妙法蓮花經一部七卷)
宋濕州釋智嚴(法花三昧經一卷)
宋北涼河西王弟京聲(觀世音經)
齊上林寺釋法獻(妙法蓮花經提婆達多品)
隋西域釋德志(妙法蓮花經普門品重誦偈)
唐西域釋法密(妙法蓮花經藥草喻品加五紙諸呪並異)

齊竟陵王蕭子良(抄妙法蓮花經抄法花藥王經)
梁大學博士江泌女(法花經一卷)

右二條非正經。

古舊二錄失譯經(法花光瑞菩薩現壽經)
隋費長房注偽經(妙法蓮花度量天地經妙法蓮花天地變異經)

右二條疑偽。

後魏西域沙門道希(妙法蓮華經論二卷)
後魏中天竺沙門寶意(妙法蓮花經論一卷)

法花三昧經六卷(一本加正字)

右。外國沙門支疆梁接。魏言正無畏。以魏高貴卿公世甘露元年七月。於交州譯。沙門道馨筆受。無別廣傳經目云然。

正法華經十卷

右。沙門竺曇摩羅剎。此云法護。其先月氏人。本姓支氏。世居燉煌郡。年八歲出家。事外國沙門竺高座為師。誦經日萬言。過目即能。天性純懿。操行精苦。篤志好學。萬里尋師。是以。博覽六

經。遊心七籍。雖世務毀譽。未嘗介抱。是時晉武之世。寺廟圖像。雖崇京邑而方等深蘊在葱外。護乃慨然發憤。志弘大道。遂隨師至西域。遊歷諸國。外國異言。三十六種。書亦如之。護皆遍學。貫綜詁訓。音義字體。無不備識。遂大齎梵經。還歸中夏。自燉煌至長安。沿路傳譯。寫為晉文。所譯賢劫正法花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務。唯以弘道為業。終身寫譯。勞不告倦。經法所以廣流中夏者。護之力也。以西晉大康七年八月十日。護手執梵本。口宣出前經二十七品。優婆塞聶承遠。張仕明。張仲改。共筆受。九月二日訖。天竺沙門竺力。龜茲居士帛元信。共參校。元嘉元年二月六日重覆。又元康元年。長安孫伯虎虞世雅等。以四月十五日寫素訖。護後立寺於長安青門外。精勤行道。於是。德化遐布。聲蓋四遠。僧徒數千。咸所宗事。春秋七十有八。與門徒避地。東下至澠池。遘疾而卒。

普門品經　　光世音經

右二經。亦沙門法護別出。

普門品經

右。東晉西域沙門祇多蜜。晉言訶支譯。與法護譯者。大同小異。

方等法花經五卷

右。沙門支道根。東晉成帝咸康元年譯出。

妙法蓮花經一部七卷

右。沙門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也。家世國相。什祖父達多。名重於國。父鳩摩炎。有懿節。避相位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棄榮。甚敬慕之。自出郊迎。請為國師。王妹年始二十。才悟明敏。且體有赤黶。法生智子。諸國娉之。並不行。及見炎。心欲當之。乃逼以妻焉。既而懷什。什在胎。其母慧解倍常。聞雀梨大寺名德既多。又有得道之僧。即與王族貴女德行諸尼。彌日設供。請齊聽法。什母。忽自通天竺語。難問之辭。必窮淵致。眾咸歎之。有羅漢達麼瞿沙曰。此必懷智子。為說舍利弗在胎之證。及什生之後。復還忘前言。頃之。什母。樂欲出家。專精匪懈。學得初果。什年七歲。亦俱出家。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誦毘曇既過。師授其義。即自通達。於是。遍歷諸師。廣學經教。一聞能受。盡其隅奧。又外道經書。亦悉披覽。後什母謂什曰。方等深教。應大闡真丹。傳之東出。唯爾之力。尋與母別。苻堅建元十三年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外罔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朝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即遣使求之。未致而卒。及後秦姚興弘始三年九月。來儀至此。以其年十二月。與興相見。興待以國師之禮。甚見優寵。悟言相對。即淹留終日。斫微造盡。即窮年忘倦。自大法東被。始於漢明。涉歷魏晉。經論漸

多。而支竺所出。多滯文格義。興少崇三寶。銳志講集。什既至止。仍請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眾經。什。既率多諳誦。無不究盡。轉能漢言。音譯流便。既覽舊經。義多紕僻。皆由先度失旨。不與梵本相應。於是。興。使沙門僧碧。僧遷。法欽。道流。道恒。道標。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言*恣]受什旨。弘始八年夏。於長安大寺。更集四方義學沙門二千餘人。譯出此經。又惠叡法師喻疑論曰。法花正本。於于填大國。揮光重壤。涌出空中。而得流此。司隸校尉左將軍安城侯姚崇。疑韻玄門。宅心世表。注誠斯典。為之傳寫。至今流布。又杯度比丘尼。不測人也。在彭城。聞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香然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什未終少日。覺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眾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伊心。方復後世。惻愴可言。自以暗昧。謬充傳譯。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燋爛。以偽秦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於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即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尸。薪滅形碎。唯舌不灰。

法花三昧經一卷

右。涉法沙門智嚴。西涼州人。弱冠出家。便以精勤著名。衲衣宴坐。蔬食永歲。每欲博事名師。廣求經誥。遂周流西國。進到罽賓。入摩天陀羅精舍。從佛馱先比丘。諮受禪法。漸染三年。功踰十載。佛馱先。見其禪思有緒。特深器異。彼諸道俗。聞而歎曰。秦地乃有求道沙門矣。始不輕秦類。敬接遠人。時有佛馱跋陀比丘。亦是彼國禪匠。嚴乃要請東歸。欲傳法中土。跋陀嘉其懇至。遂共東行。於是。踰越沙險。達于關中。常依隨跋陀。止長安大寺。頃之。跋陀橫為秦僧所擯。嚴亦分散。憩于山東精舍。坐禪誦經。力精修學。義熙十三年。宋武帝。西伐長安。剋楗旋旆。途出山東。時。始興公王恢。從駕遊觀山川。至嚴精舍。見其同止三僧。各坐繩床。禪思湛然。恢至。良久不覺。於是彈指。三人開眼。俄而還閉。不與交言。恢心驚其奇。訪諸耆老。皆云。此三僧。隱居求志。高潔法師也。恢即啟宋武。延請還都。莫肯行者。既屢請慊至。二人推嚴隨行。恢道懷素篤。禮事甚殷。還都。即住始興寺。嚴。性虛靖。志避諠塵。恢。乃為於東郊之際。更起精舍。即枳園寺也。嚴前還於西域所得眾經。未及譯寫。到元嘉四年。乃共沙門寶雲。譯出前經。嚴。清素寡欲。隨受隨施。少而遊方。無所滯著。稟性冲退。不自陳敘。故雖多美行。世無得而盡傳。嚴昔未出家時。嘗受五戒。有所虧犯。後入道受具足。常疑不得戒。每以為懼。積年禪觀。而不能自了。遂更汎海。重到天竺。諮諸明達。遇羅漢比丘。具以事問。羅漢不決。乃為嚴入定。往兜

率宮。諮啟彌勒。彌勒答云。得戒。嚴大喜躍。於是步歸。行至罽賓。無疾而化。時年七十八。彼國法。凡聖燒身各處。嚴。雖戒操高明。而實行未辯。始移尸。向凡僧墓地。而尸重不起。改向聖墓。即飄然自輕。嚴弟子智羽智遠。故從西來。報此徵瑞。俱還外國。以比推。嚴。信是得道人也。

觀世音經

右。宋孝武世。北涼河西王涅沮渠蒙遜從弟。安陽侯京聲。屬涼運告終。為元魏所滅。京聲。竄[穴/ 偶]南奔建康。晦志畢身。不交人事。常遊止塔寺。以居士自畢。絕妻孥。淡榮利。縱容法侶。宣布正教。是以。白黑咸加敬焉。譯出前經。

妙法蓮花經提婆達多品

右。沙門法獻。姓徐。西海延水人。先隨舅至梁州。仍出家。至元嘉十六年。方下京師。止定林上寺。傳通經律。志業強捍。善能住極。眾計修葺寺宇。先聞猛公西遊。備矚靈異。乃誓欲忘身往觀聖迹。以宋元微三年。發踵金陵。西遊巴蜀。路出河南。道經茀茀。既到于闐。欲度葱嶺。棧道斷絕。遂於于闐而返。獲此前品。於是而還。其經途危阻。具諸別記。獻以齊武帝永明年中。遇外國三藏法師達摩摩提。齊云法意。於楊州瓦官寺。譯出獻時為僧主。以建武末年卒。春秋七十有五。

妙法蓮花經普門品重誦偈

右。沙門闍那崛多。隨云德志。北賢豆楗陀羅國人也。隨云香行國焉。崛多。昆季五人。身居最小。宿植德本。早發道心。適在齠齔。便願出家。二親深識其度。不違所請。本國有寺。名曰大林。遂往歸投。因蒙度脫。崛多。自出家後。孝敬專誠。承誨積年。指歸通觀。二十有七。隨師弘法。以周明帝武成年初。屆長安。止草堂寺。師徒遊化。已果來心。更登淨壇。再受具足。會譙王字文儉鎮蜀。復請同行。於彼三年。任益州僧主。在龍淵寺。譯出前偈。沙門圓明筆受。建德隳運。像教不弘。五眾一朝同斯俗眼。武帝禮之。下勅追入京輦。重加爵祿。逼從儒服。崛多。秉操鏗然。守死無懼。帝愍其貞高。哀而放歸。路出甘州。北由突厥。乃為突厥所留。至開皇五年。大興善寺沙門曇延等三十餘人。以躬當翻譯。音義乖越。承崛多在北。乃奏勅請還。帝依然順許。遣使延訪崛多。西歸已絕。流滯十年。深思明世重遇三寶。忽蒙遠訪。欣願交并。即與使乎。同來入國。于時。文帝巡幸洛陽。於彼奉謁。天子大悅。賜問頻仍。未還京闕。尋勅敷譯。與沙門僧休法粲等。更出眾經。隋滕王。遵仰戒範。奉以為師。因事塵染。流擯東越。又在甌閩。道聲載露。身心兩救。為益極多。至開皇二十年。便從物故。春秋七十有八。

妙法蓮華經藥草喻品。加五紙諸呪並異

右。沙門達摩笈多。隋云法密。南賢豆羅囉國人也。剎帝利種。姓弊邪伽囉。此云虎氏。有弟四人。身居長子。父母留戀。不聽出家。然以篤愛法門。深願離俗。年二十三。往中賢豆。方得落髮。笈多受具足後。仍經三年。就師學問。師之所得。略窺戶牖。於是。歷諸大小乘國。及以僧寺。聞見倍多。後聞支那大國。三寶興盛。同侶一心。屬意來此。既至伊吾。便停一載。值難。避地西南。路純砂磧。水草俱乏。同侶相顧。性命莫投。乃以所齎經論。權置道旁。越山求水。冀以存濟。求既不遂。勞弊轉增。專誦觀世音呪。夜雨忽降。身心充悅。尋還本途四顧茫然。方道迷失。踟躕進退。乃任前行。遂達于爪州。方知曲取北路之道也。笈多。遠慕大國。跋涉積年。初契同徒。或留或歿。獨顧單影屆斯地。勝靜意思之。悲喜交集。尋蒙帝旨。延入京城。處之名寺。供給豐渥。即開皇十年冬十月也。至止未久。華言略悉。又奉別勅。令就翻經。住興善寺。執本對譯。允正寔繁。所誦大小乘論。並是深要。至於宣解。大弘微旨。此方舊學。頻遣積疑。煬帝定鼎東都。敬重隆厚。至於佛法。彌增崇樹。乃下勅。於洛水南濱上林園內。置翻經館。搜舉翹秀。永鎮傳法。登即下勅。徵笈多并諸學士。並預集焉。與沙門彥琮。增翻前品。至武德二年。終于洛汭。

抄妙法蓮花經　　抄法花藥王經

右。南齊司徒竟陵王文宣公蕭子良者。崇仰釋宗。深達至教。注釋經論。抄略詞理。掩邪道而闢正津。弘一乘而揚七眾。世稱筆海。時號智山。或通夢於獨尊。諡天王之嘉稱。或宣授於經唄。傳神度之英規。其德難詳。輒從蓋闕。抄略前經。以備在左右。

法花經一卷

右。梁太學博士江泌女。小而出家。名僧法。年八九歲。有時靜坐閉目。誦出前經。楊州道俗。咸稱神授。費長房云。驗於經論。斯理皎然。是宿習來。非關神授。且據外典。天子有云。生而知者聖。學而知者次。此局談今生。昧於過往耳。若不爾者。何以得辯內外賢聖。淺深過現乎。故。高僧傳云。釋曇諦者。俗姓康氏。其先康居人。漢靈帝時。移附中國。獻帝末亂。移止吳興。諦父[彰-章+用]。嘗為冀州別駕。母黃氏。晝眠。夢見一僧呼黃為母。寄一麈尾并鐵鏤書鎮。黃既眠覺。見二物具存。私密異之。因而懷孕生諦。諦年五歲。母以麈尾等弄示之。諦曰。秦王所餉。母曰。汝置何處。答曰。不憶。至年十歲出家。學不從師。悟自天發。此即其事矣。後隨父。之樊鄧。遇見關中僧碧道人。忽然喚碧。碧曰。童子何以呼宿士名。諦曰。阿上本是諦沙彌。會為眾僧採菜。被野猪所傷。不覺失聲耳。今何忘耶。然。僧碧經為弘覺法師弟子。為僧

採菜。被野猪所傷。碧初不憶此。乃詣諦父。諦父具說諦生本末。并示碧書鎮壓尾等。碧乃悟而泣曰。即碧先師弘覺法師也。而經為姚萇講法華。貧道為都講。姚萇餉師二物。今遂在此。追計弘覺捨命。正是寄物之日。復憶採菜之事。彌增悲悼。諦後遊學內外。過目斯記。晚入吳虎丘山寺。講禮易春秋。各七遍。法花大品維摩。各十五遍。又善屬文翰。有集六卷。盛行於世。年六十餘終。宋元嘉末年也。費長房曰。弘覺法師弟子僧碧。師徒匠導。名重二秦。什物三衣。亦復何限。唯書鎮壓尾。保惜在懷。及移識託生。此之二物。遂得同往。神外質礙之像。尚得相隨。況心內慮知之法。而不憶念。所以鏡瑩轉明。刃砥彌利。滌聚為海。塵積成山。世世習而踰增。生生學而益廣。近匹初始之月。終至十五團圓。捨人還受人。即是次生事。憶而不忘。其神功乎。閉目靜思。自是女人情弱。讀誦相續。豈非前身時諷。而論神授。何乃愚瞽。昧智慧之道乎。

法花光瑞菩薩現壽經

右。出古舊二錄。云失譯。

妙法蓮花度量天地經

妙法蓮花天地變異經

右二經。隋費長房三寶錄注偽。

妙法蓮花經論二卷

右。西域沙門菩提流支。魏云道希。北天竺人也。遍通三藏。妙入總持。志在弘法。廣流視聽。遂狹道宵征。遠莅葱左。以魏永平之初。來遊東夏。宣武皇帝。下勅引勞。供擬殷贍。處之永寧大寺。四事供給。七百梵僧。勅以流支。為譯經之元匠也。譯出前論。沙門曇林筆受。其流支房內。經論梵本。可有萬甲。所翻新文。筆受蒿本。滿一間屋。然其慧解。與勒那相亞。而神悟聰敏。洞善方言。兼工呪術。即無抗衡矣。嘗坐井口。澡灌內空弟子未來。無人汲水。流支乃操柳枝。聊捣井中。密密加誦呪。纔始數遍。泉水上涌。及乎井欄。即以鉢酌。用之盥洗。傍僧具見。莫測其神。流支曰。斯乃術法。外國共行。此方不習。謂為聖也。

妙法蓮花經論一卷

右。中天竺僧勒那摩提。魏云寶意。博贍之富。理事兼通。誦一億偈。偈有三十二字。尤明禪法。意存遊化。以正始五年。初屆洛邑。與菩提流支。同於洛陽內殿翻譯。其後。二德各傳師習。不相詢訪。帝以弘法之盛。略敘曲煩。勅令別處各翻。翻訖。乃參校。其間隱沒。互有不同。勒那所翻。侍中崔光筆受。勒那。後為天帝請講花嚴。於法座奄然而卒。都講僧等。亦同時殞。魏境聞見。無不嗟美。

弘贊法花傳卷第二

弘贊法華傳卷第三

藍谷沙門慧詳撰

講解第三

唐京師日嚴寺釋吉藏
唐天台山國清寺釋灌頂
唐牛頭山幽棲寺釋法融
唐武丘山寺釋智琰
唐襄陽耆闍寺釋智技
唐藍田山悟真寺釋慧遠
唐牛頭山釋智通
唐左僕射宋國公蕭瑀
唐海虞山釋慧旻(曇玄附)
唐新羅國釋緣光
唐蘇州流水寺釋玄璧
唐同州戒業寺釋智儼

更有三十三人。錄名居後。亦有造疏。

釋吉藏。俗姓安本。安本安息人也。祖世避仇。移居南海。因遂家于交廣之間。後遷金陵。而生藏焉。年在孩童。父引之。見於真諦。仍乞詺之。因名吉藏。其父將藏聽皇寺道朗法師講。隨聞領解。悟若天真。年至七歲。投朗出家。採涉玄猷。日新幽致。凡所諮稟。妙達指歸。論難所標。獨高倫次。詞吐贍逸。弘裕多奇。至年十九。處眾覆述。精辯鋒遊。酬接時彥。綽有餘美。進譽楊邑。有光學眾。具戒之後。聲聞轉高。開皇末歲。煬帝晉蕃置四道場。國司供給。以藏名解著功。召入慧日。禮事豐厚。優賞異倫。王又於京師。置日嚴寺。別教延藏往彼居之。然。京師欣尚。妙重法華。乃因其利即而開剖。晚以大業初歲。寫二千部法華。隋曆告終。造二十五尊像。捨房安置。自處卑室。昏曉相仍。竭誠禮懺。又別置普賢菩薩像。帳設如前。躬對坐禪。觀實相理。鎮累年紀。不替於終。藏年氣漸衰。屢增疾苦。勅賜良藥。中使相尋。遣表慇懃。累以大法。至于清旦。索湯沐浴。著新淨衣。侍者燒香。令稱佛號。藏加坐儼思。如有喜色。齋時將及。奄然而化。春秋七十有五。即武德六年五月也。遺命露骸。而色逾鮮白。有勅慰賻。令於南山。覓石龕安置。凡講法花。三百餘遍。亦著玄疏。盛流於世。及將終日。製死不怖論。落筆而卒。

釋灌頂。字法雲。俗姓吳氏。常州義興人也。祖世避地東甌。因而不返。今為臨海之章安焉。父天早去。母親鞠養。生甫三月。孩而欲名。思審物類未知所目。母夜稱佛法僧名。頂仍口斆。音句清辯。同共驚異。因告攝靜寺慧極法師。聞而歎曰。此子非凡。即以非凡為字。及年七歲。還為極公弟子。日進文詞。玄儒並驚。清藻才綺。即譽當時。年登二十。進具奉儀。德瓶油鉢。彌所留思。泊極師厭世。沐道天台。承習定綱。因有虧緒。俄隨智者東旋。止于台岳。晚出稱心精舍。開講法花。跨郎籠基。躡超雲印。方集奔赴。負篋成群。有吉藏法師。興皇入室。嘉祥結肆。獨擅浙東。聞稱心道騰。意未之許。求借義記。尋閱淺深。乃知體解心醉有所從矣。因廢講散眾。投足天台。餐稟法花。發誓弘演。至十七年。智者現疾。瞻侍曉夕。艱劬盡心。爰及滅度。親承遺旨。乃奉留書并諸信物。哀泣跪授晉王。晉王五體投地。悲淚頂受。仁壽二年。下令曰。禪師既是大師高足。法門委寄。今遣延屈。必希霈然。并法花經疏。隨使入京也。佇遲來儀。書不盡意。頂持衣負錫。高步入宮。三夏闡弘。副君欣戴。每至深契。無不申請。並隨問接對。周統玄籍。後遣信送還。嘅遺隆倍。嘗有村人於法龍。去山三十餘里。染患將絕。眾治不愈。其子奔馳入山祈救。頂為轉法花經。焚栴檀香。病者雖遠。乃聞檀香入鼻。應時痊復。又樂安南嶺地曰安州。碧樹青溪。泉流伏溜。人徑不通。頂留連愛翫。顧而誓曰。若使斯地夷坦。當來此講經。曾未浹旬。白沙遍涌。平如玉鏡。頂以感通相顯。不違前願。仍講法花。用酬靈意。自頂受業天台。又稟道衡岳。思顗三世。宗歸莫二。若觀若講。常依法花。及說圓頓止觀四念等法門。其遍不少。且智者辯才。雲行雨施。或同天網。乍擬瓔珞。隨聞能領。唯頂一人。其私記智者詞旨。及自製義記。并雜文等題目。並勒千碑陰。以貞觀六年八月七日。終於國清寺房。春秋七十有二。初薄示輕疾。無論藥療。而室有異香。臨終命弟子曰。彌勒經說。佛入滅日。香煙若雲。汝多燒香。吾將去矣。因申遺誡。詞理妙切。門人眾侶。瞻仰涕零。忽自起合掌。如有所敬。三稱阿彌陀佛。低身[仁-二+付]就。色貌歡愉。奄然而逝。舉體柔軟。頂暖經日。嘗有同學智晞。清高亮之士。先以貞觀元年卒。臨終云。吾生兜率矣。見先師智者。寶座行列。座皆有人。唯一座獨空。云却後六年。灌頂法師。外此說法。焚香驗旨。即慈尊降迎。計歲論期。審晞不謬矣。以其月九日。定于寺之南山也。

釋法融。俗姓韋氏。丹陽延陵新亭人也。少小聰哲。不修矜操。真率自居。博覽經史。弱冠。遂被經去俗。晦影山林。負笈尋師。不遠千里。乃依茅山豐樂寺大明法師。聽三論。及華嚴大品。大集。維摩。法花等諸經。伏膺累年。妙探機奧。雖久為門侶。人未之識

也。大明既滅。又聽鹽官邃法師講諸經論。于時。座下學侶如林。各騁詞鋒。爭馳辯箭。而融謙光藏用。默契於心。時候清閑。發疑起問。言理精妙。人所不聞。講主驚嗟。深相崇禮。乃私謂人曰。此師。後日必為佛法八無。然率性無恒。不為時輩所許。後有永嘉永安寺曠法師。會稽一音寺敏法師。鍾山定林寺旻法師。並當時義海。融遍遊座下。忻然獨得。後歸丹陽牛頭山幽棲寺。別為小屋。精修故業。遠近學侶。翕爾歸之。乃於巖谷之前。講法花經一部。于時正在盛冬。凝霜被木。乃於講所。忽生三莖金色蓮花。眾甚驚異。歎未曾有。經文既畢。花亦不見。又有一大鹿。常依時聽講。停法之後。絕迹不來。門人發心。皆以法花為正業矣。後不測所終。

釋智琰。俗姓朱。吳郡人。祖獻。梁員外散騎侍郎。父珉。陳奉朝請。母張氏。初懷孕日。夢升高塔。登相輪而坐。誕育之後。有異儕童。八歲出家。事通玄寺璩法師。為弟子。其後。博採群經。跨轢先輩。陳至德三年。建仁王齊。百師百座。競流天口之辯。琰時年二十有二。以英少之質。簉弘通之寄。機辯縱橫。眾所嗟服。隋煬帝在蕃。亦深加禮異。至大唐統宇。還歸武丘山寺。講念之餘。常行法花普賢等懺。又誦法花。三千餘遍。感應冥符。神瑞非一。宵爐未爇。自起煙芬。夕灌纔空。潛加溢水。以貞觀八年十月。遷神山寺。春秋七十一。凡講法花三十餘遍。

釋智拔。姓張。襄陽人。幼年清悟。雅好佛法。六歲出家。初為閏師弟子。閏顧有濟器。乃携付哲法師。哲亦襄川僧望。具之別傳。初誦法花。日通五紙。經中妙理。略有規度。惟日期經諸佛出世之大意也。一人一道非弘不通。擔畢依持。開悟蒙俗。承帝京上德吉藏法師。四海標領。三乘明匠。尋詣奉旨。欣擊素心。首尾兩遍。命令覆述。英俊鼓言。無非亂轍。藏親臨坐。拔問眾言。一乘為雲。遂分為三。亦可一乘為雨。分為三雨。眾無敢答。藏曰。拔公此問。深得旨矣。乃屬累大法。使必當遺寄。於是。振錫還襄。住耆闍寺。恒在常濟。講法花經。年別五遍。貞觀十四年九月十七日。於清信士張公英家。宿集竪義。開法花題訖。云今與鄉里大德檀越等別。時不測其言也。遂斂容端默。眾疑入定。迫而察之。已遷化矣。合境緇素。嗟惋特深。顏狀如生。卓然加坐。蔣王。躬臨禮拜。燒香供養。贈物百餘段。墓所設五千人齋。春秋六十八矣。

釋慧遠。俗姓杜氏。京兆人也。弱不好弄。便慕內法。年甫十歲。投吉藏法師而出家焉。具戒已後。博文多識。講法花經。皆自作章疏。晚辭人境。卜 居藍谷。乘閑樂道十有餘載。貞觀十九年。在寺夏坐。時屬亢旱。乃講法華。以祈甘液。遠近聽之。雲集霧委。每有二老。應時而坐。既非舊識。遠默記之。潛思詰問。未之發也。

既講至藥草喻品。大雨霑洽。向之二老。三日不來。後策杖俱臻。遠怪呼而問。乃逡巡對曰。弟子龍也。比蒙法師弘譬喻之品。開方便之門。思酬德惠。忽然降雨。但時未應下。敢擅灑之。故為龍王所笞耳。因忽不見。遠所服三衣。特加護淨。或時飄然自被其體。而雅性謙挹。雖遇沙彌。必下騎而在問也。或問其故。答曰。髣髴染衣。仙聖幢相。師子致敬。今成正學。在余一介。敢不遵乎。遠常誦法華。頻有靈感。或不加油炷燈。數日自明。後染患浹辰。斂念而卒。年五十有一。貞觀二十一年七月也。

釋智通。姓陳。住梓州。八歲出家。為正道法師弟子。後誦法華并講。在牛頭山。善持威儀。奉戒貞苦。降伏黃老。士女奏章。必杖之五十。遠近皆憚。寺宇成就。惟其經始。合眾畏懾。無蓄私財者。常有雙鵝。依時聽講。講百餘遍。兩度放光。至貞觀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告眾。吾造山寺。可用十萬貫錢。恨未周備。今便永別。言訖而卒。春秋七十七矣。于時合寺房堂。並皆振動。樹林草木。悉作白色。經一食頃。仍方還舊。

左僕射宋國公蕭瑀。字時父。蘭陵人。高祖梁武帝。父明帝。公深信釋典。捐棄外學。時處會譙。勅每別賜素食。又賜王褒手書大品經一部。山納袈裟一領。公雖參國務。而誦念無虧。手著法花義記凡十卷。時於第內為子姪講之。疏成之日。夢多寶佛塔炳耀空中。因召名工造茲妙塔。貞觀二十二年六月。卒於玉花宮。未終之前。遺囑云。吾之衣服道具。並送津梁寺。同僧羯磨。其上賜山衲。及高祖樹皮衲。鐵如意。曲几。麈尾。香爐。澡灌。玉唾壺。瑪瑙珠。朝冠。器服。並入常住。永為供養。

釋慧旻。河東人。志用方直。操行不群。九歲出家。精勤潔業。誦法華經。朞月便度。俄歷眾師。具探玄妙。年十七。赴請還鄉。於光興寺。講法華經。聽眾雲翔。咸陳嘉瑞。異香彈指屢經結空中。受具足後。更增榮問。一十七年不出寺門。無始要終。布衣蔬食。慶弟既絕談謔。斯云。遂使獸群不亂。鳥集無擾。大唐之始。便入海虞山隱居。二十餘載。遠方請業。常百餘人也。地宜梓樹。勸勵栽植。數十萬株。通給將來三寶功德。中年別於南澗。止一草菴。兩兔一虎來共同。內外盤遊。無相陵惱。至於禽獸神祇請受歸戒。敘其事績。未可具言。蘇州都督武陽公李世嘉。及刺史江王。前後頻請。並固讓不受。以貞觀末年八月十一日旦。終於所遁。春秋七十有七。未終三日。異香滿寺。舉眾怪問。曰吾後日當去矣。生死人之常也。寄世本若行雲。慎無哭泣。各念無常。早求自度。喪事殯葬。律有恒儀。碑誌飾詞。一不須作。能依此訣。吾何言哉。斯固臨終不橈。可謂堅貞者矣。

釋曇寶。不知何人。斷穀鍊形。戒行無點。常講觀世音經導引士俗。而聲調超挺。特異人倫。登高誦經。響聞三十里內。

釋緣光。新羅人也。其先。三韓之後也。桉梁員職圖云。其新羅國。魏曰斯盧。宋曰新羅。本東夷辰韓之國矣。光世家名族。宿敦清信。早遇良緣。幻歸緇服。精修念慧。識量過人。經目必記。遊心必悟。但以生居邊壤。正教未融。以隋仁壽年間。來至吳。會正達智者。敷弘妙典。先伏膺朝夕。行解雙密。數年之中。欻然大悟。智者即令就講妙法華經。俊郎之徒。莫不神伏。後於天台別院。增修妙觀。忽見數人。云天帝請講。光默而許之。於是。奄然氣絕。經于旬日。顏色如常。還歸本識。既而器業成就。將歸舊國。與數十人同乘大舶。至海中。船忽不行。見一人乘馬凌波來。至船首云。海神請師暫到宮中講說。光曰。貧道此身。誓當利物。船及餘伴。未委如何。彼云。人並同行。船亦勿慮。於是。舉眾同下。行數步。但見通衢平直。香花遍道。海神將百侍從。迎入宮中。珠璧焜煌。映奪心目。因為講法花經一遍。大施珍寶。還送上船。光達至本鄉。每弘茲典。法門大啟。實有功焉。加以自少誦持。日餘一遍。迄於報盡。此業無虧。年垂八十。終於所住。闍維既畢。髏舌獨存。一國見聞。咸歎希有。光有妹二人。早懷清信。收之供養。數聞體舌自誦法花。妹有不識法花字處。問之皆道。有新羅僧連義。年方八十。弊衣一食。精苦超倫。與余同止。因說此事。錄之云爾。

釋玄璧。未詳其氏。蘇州吳縣人也。幼小出家。住流水寺。好學不倦。多遊巖壑。棲神妙觀。不以世務嬰心。猛獸毒蟲。妖精惡賊。頻繁遭遇。未始忤其情守。常坐一床方四尺。傍無塵雜。未曾倚臥。每講中百十二門。攝大乘等論。花嚴涅槃法花等經。二十餘州。咸來聽受。嘗講法花經。忽有一鶴。從外飛來。於殿下池中。三度含水。噴灑於地。徑詣佛邊聖僧座上。一立不動。直至講了。然始飛去。如此經年。後乃恒住。上堂即鼓翼引前。下講即傾身隨從。法師或令其舞。即搏翮[求*頁]足。顧影迴頭。乍起乍仰。或來或去。變態殊絕。難以具名。凡歷二年。周旋不去。數州文翰之士。莫不偉而同詠。後刺史江王來向寺。長史司馬。遣人來報法師。法師云。好。準常安坐。王至寺門。長史自報。師云。已知。如常安坐。王怪不來迎。遂即却去。至其夜一更。王總喚合郭眾僧。為國行道。諸僧並馳集王所。王忿形於色。遣長史千行自喚法師。法師報云。王為國轉經。心須殷重。未潔淨輒即迎僧。大夫輕慢。不敬三寶。如此轉經。亦非得力。王令宅內所有酒肉五辛。並皆除却。香湯灑掃。貧道。又須洗浴潔淨。然可轉經。公且去。後日來。王大瞋。更遣人喚法師。依常安坐。一無懼色。至後日。乃

去至彼。王問諸僧曰。玄璧何如人。皆曰。禪行高僧也。王意少解。令人喚入。安一高座。遣三五美姬。側近看侍。璧聊敘暄寒。即禮佛上座。結加趺坐。凝神寂定。乃經七日。身衣塵積。初無搖動。王大發善心。問眾僧曰。若為得令其出定。僧云。以音樂供養。王命侍妓奏之。經半日。璧乃從禪定起。王及大夫人。請法師懺悔。受戒。所有獵拘鷹鷂。並皆解放。璧勸王誦般若心經。王依言敬受。每旦恒誦。於是傾捨名玲。奉酬師德。一無所受。皆令散施。王自爾之後。每齋日。常來就寺。參問幽玄。道化之聲。於斯更遠。即貞觀中年之事也。後不知所終。

釋智儼。俗姓嚴。同州人也。弱而好道。清真蓋俗。率行方堅。動成軌則。年至十二三。忽遇梵僧。令其剃落。儼即鞠躬受誨。因此出家。住朝邑縣戒業寺。於是。遍近眾師。廣祈玄教。至於攝論唯識般若維摩。及法花經等。並貫其幽旨。窮其了義。加之傍習世典。善談老易。雅論玄情。出自天骨。未盈數載。遂當法將。每以講說之餘。棲心妙觀。常坐不臥。用此為恒。房內唯有一床。更無什物。實所謂高潔法師。言行兼至者也。顯慶三年。太州仙掌縣道俗。請儼於靈仙寺。講法花經。儼於寺僧還香房內。居止閤舍。初夜取法花經。舒披案上。方欲尋讀。于時。還香并侍者三人。並在其處。儼焚香未訖。忽見經上佛字中。出三舍利。五色光明。散滿經上。行流不住。還香等。遍告寺僧。俱來禮拜。欲共收取舍利。舍利還流入於佛字。僧等禮拜悲泣。燃香發願更覩真容。舍利還從佛字中出。流行不住。少選之間。別於他佛字中。相從隱沒。儼所講法華數十餘遍。感靈獲瑞。難以具言。然妙行高蹤。超駕倫輩。嘗與諸僧。行於池側。諸僧取水洗瀨。儼止之曰。若物屬他。不與不取。他池水。寧得非盜。又夏中正食。蠅來器上。儼一一以指徐引到致壁。人或問之。答曰。學修無畏施耳。自儼往來講導。涉履數州。每拱默徒行。執持衣鉢。雖有香花幡蓋。鼓樂絃歌。車馬振天地。人物隘城郭。儼但疑然不顧。邈爾居後。其所感惠利。動盈億萬。一無希取。並隨處施之。受具三衣。至終不替。不汁不破。但唯少故耳。斯乃穢累將除。業行堅固之先候也。將終數日。處處巡行。法朋舊識。人人共別。忽一日。灑掃庭院。端坐入禪。所有門徒。皆令念佛。遂因在定。於是而終。時年六十餘矣。道俗悲慟。若喪所天。素服而從弟子禮者。萬餘人矣。於是。忽有異香。氛氳滿院。經餘七日。送畢方消。亡後數年。其舌不壞。鬢髮加長二寸。容色如舊。識者。以為得道之流也。

晉剡東仰山竺法深

晉剡葛峴山竺法崇(有疏四卷)

晉於潛青山竺法曠
晉匡山東林寺釋慧遠
晉蜀龍[泳-永+開]寺釋慧持
晉彭城郡釋道融(有疏)
晉長安釋曇影(有疏四卷)
宋吳虎丘山釋曇諦
宋京師何園寺釋慧亮
宋下定林寺釋僧鏡(有疏)
宋會稽嘉祥寺釋曇機
宋豫州釋道慈
齊偽魏濟州釋道登
齊京師湘宮寺釋弘充
齊荊州竹林寺釋僧慧
齊廬山釋法龍
梁京師靈味寺釋寶亮
梁上定林寺釋法通
梁鐘山開善寺釋智藏(有疏)
陳楊都大禪眾寺釋法勇
陳楊都大彭城寺釋寶瓊(有疏)
周潼州光興寺釋寶彖(有疏)
隋東都內慧日道場釋道莊(有疏三卷)
隋常州安國寺釋慧弼
隋吳郡虎丘山釋智聚
隋丹陽仁孝道場釋智珠
隋九江廬山大林寺釋智錯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弘遵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靈藏(又講觀音日二遍)
隋江都安樂寺釋慧海([(彰-章+(彰-章))/林]誦)
唐京師紀國寺釋慧淨(有疏十卷)
唐京師定水寺釋僧鳳(有疏)
唐京師通玄寺釋慧頵

右竝非專業。兼弘異部。略題徽目。知蘭蓀不絕耳。
弘贊法花傳卷第三

弘贊法花傳卷第四

藍谷沙門慧詳撰

修觀第四

陳南岳禪慧思
隋天台山釋智顗
唐天台山釋智璪

釋慧思。俗姓李氏。武津人也。少以慈恕。知名閭里。嘗數夢梵僧勸令出俗。駭悟斯瑞。辭親入道。所投之寺。非是鍊居。乃感神僧訓令齋戒。奉持守素。日惟一食。不受別供。周旋迎送。都皆杜絕。年登三十。在一空澤。立志誦法花經。誦之始半。忽有潛流漂漲。處處淹漬。沒所坐床。及至身半。俄有遍體浮腫。不堪動運。乃立誓而言曰。我於此經。必有緣者。水當消滅。疾亦當差。如其無緣。水有重益。即於爾夜。水遂減耗。身疾亦愈。即停此處十年。誦經閉目。便見釋迦彌勒來為說法。時覩遠近山陵。坦無高下。若斂念誦經。其七卷諸品。行句字義。歷然覩見。後移往陶丘山。山前誦經之處。甚多林木。俗人遇有侵伐。即感癩病。祈請還差。又於一夏。行法花懺。唯行及坐。脅不至床。夏竟。歎曰。吾一夏勤苦。空無所獲。方欲放身。倚憑繩床。豁然開朗。心意明徹。證入法門。未敢自信。試讀大智度論初卷。即便心悟。一不遺忘。兼識言下之旨。如是遂讀通一百卷。並能誦記。明解義味。自後誦念之暇。多講釋論及法花經。思知齊曆告終。乃託身陳國。即入衡岳花蓋峯下。立寺行道。初見一捕鳥人。掘地施撓。乃往告云。淺掘淺掘。傷我髑髏。入地未深。遂得白骨一具。捕人怪異。請問慇懃。思乃答云。我已二生。居此峯下。誦法花經。捨身於此。前身骸骨。並已消亡。今生見者。乃是第二身耳。所止菴舍。野人所焚。遂顯癘疾。投誠歸懺。既受草室。持經如故。其人不久。所患平復。又夢梵僧數百形服瓌異。上坐命曰。汝先受戒。律儀非勝。既遇清眾。宜更翻壇祈請。師僧三十二人。加羯磨法。具足成就。後忽驚悟。方知夢受。自斯已後。勤務更深。由此苦行。得見三生所行道事。又夢彌勒彌陀說法開悟。故造二像。竝而供養。又夢隨從彌勒。與諸眷屬。同會龍花。心自惟曰。我於釋迦末法。受持法花。今值慈尊。感傷悲泣。豁然覺悟。轉復精進。又以道俗福施。造金字法花。瑠璃寶函。莊嚴炫曜。功德傑異。大發眾心。又講此經。隨文造書。莫非幽蹟。後命學士智顗。代講金經。

至一心具萬行處。顗有疑焉。思為釋曰。汝向所疑。此乃大品次第意爾。未是法花圓頓旨也。吾昔夏中。苦節思此。後夜一念頓發諸法。吾既身證。不勞致疑。顗即諮受法花行法。三七境界。難卒載敘。每年。陳主三信參勞。供填眾積。榮盛莫加。說法倍常。神異難測。或現形小大。或寂爾藏身。或異香奇色。祥瑞亂舉。臨將終時。從山頂下半山道場。大集門學。連日說法。苦切呵責。聞者寒心。告眾人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花三昧。方等懺悔。常坐常行者。隨有所須。吾自供給。必須利益。如無此人。吾當遠去。苦行事難。竟無答者。因屏眾斂念。俄然命盡。咸聞異香。滿於室內。頂煙身輕。顏色如常。即陳太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也。春秋六十有四。然而身相挺特。能自勝持。不倚不斜。牛行象視。頂有肉髻。異相莊嚴。見者迴心。不覺傾伏。又善識人心。鑒照冥伏訥於言過。方便誨引。行大慈悲。奉菩薩戒。至如繒纊皮革。多由損生。故其徒屬服章。率加以布。寒即艾衲。用犯風霜。自佛法東流。幾六百載。惟斯南岳慈行可歸。所著四十二字門兩卷。無諍行門兩卷。釋論玄隨自意安樂行次第禪要三智觀等。五部各一卷。並行於世。

釋智顗。字德安。姓陳氏。潁川人也。有晉遷都。寓居荊州之花容焉。即梁散騎益陽公起祖之第二子也。母徐氏。夢香煙五彩。縈迴在懷。欲拂去之。聞人語曰。宿世因緣。寄託弘道。福德自至。何以去之。又夢吞白鼠 。如是再三。怪而卜 之。師曰。白龍之兆也。及誕育之夜。室內洞明。信宿之間。其光乃止。內外胥悅。盛陳鼎俎。遂火滅湯冷。為事不成。忽有二僧。扣門曰。善哉兒德所熏。必出家也。言訖而隱。賓客異焉。兼以臥便合掌。坐必面西。年大已來。口不忘噉。見像便禮。逢僧必敬。七歲。憙往伽藍。諸僧訝其情志。口授普門品。初契一遍即得。年十有八。投湘州果願寺沙門法緒。而出家焉。因潛大賢山。誦法花經。及無量義普賢觀等。二旬未浹。三部究竟。又詣光州大蘇山慧思禪師。受業止觀。思又從道於就師。就又受法於最師。此三人者。皆不測其位也。思每歎曰。昔在靈山。同聽法花。宿緣所追。今復來矣。即示普賢道場。為說四安樂行。顗乃於此山。行法花三昧。始經三夕。誦至藥王品。心緣苦行。至是真精進句。解悟便發。見共思師處靈鷲山七寶淨土。聽佛說法。故思云。非爾不感。非我莫識。此法花三昧前方便也。又入湓州白沙山。如前入觀。於經有疑。輒見思來冥為披釋。爾後常令代講。聞者伏之。即往天台。於寺北花頂峯。獨靜頭陀。忽大風拔木。雷霆震吼。魅千群。一形百杖。吐大聲叫。駭畏難陳。乃抑心安忍。湛然自失。又患身心煩痛。如被火燒。又見亡歿二親。枕顗膝上。陳苦求哀。顗又依止法忍。不動如山。故使強

輕兩緣所感便滅。忽致西域神僧告曰。制敵勝怨。乃可為勇。文多不載。自後廣流禪慧。學者如林。當時名匠。伏膺相繁。陳隋二代帝主后妃。咸受歸戒。供施殷積。後往石城寺。於佛前。將就來報。施床東壁。面向西方。稱阿彌陀佛。波若觀音。時有欲進藥者。答曰。藥能遣病。以留殘年乎。病不與身合。藥何所遣。年不與心合。藥何所留。智晞往日。復何所聞。觀心論內。復何所道。紛紜醫藥。累擾於他。吾生勞毒器。死悅休歸。世相如是。不足多歎。便令唱法花經題。顗贊引曰。法門父母。慧解由生。本迹弘大。微妙難測。輟斧絕絃於今日矣。又索香湯漱口。說十如。四不生。十法界。三觀。四教。四無量。六度等。有問其位者。答曰。汝等嬾種善根。問他功德。如旨問孔蹶者訪路(云云)吾不領眾。必淨六根。為他損己。只是五品內位耳。又勅維那。人命將終。聞鍾磬聲。增其正念。唯長久氣盡為期。云何身冷。方復響磬。世間哭泣著服。皆不應作。且各默然。吾將去矣。言訖。端坐如入定。而卒於天台山大石像前春秋六十有七。即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也。滅後依於遺教而殮焉。至仁壽末年已前。忽振錫披衣。猶如平昔。凡經七現。重降山寺。一還佛壟。語弟子曰。案行故業。各安隱耶。舉眾皆見。悲敬言問。良久而隱。所著。法花疏。止觀門。修禪法等。各數十卷。顗。東西垂範。化通萬里。所造大寺。三十五所手度僧眾。四千餘人。寫經一十五藏。金檀畫像。十萬許軀。五十餘州道俗。受菩薩戒者。不可稱紀。傳業學士。三十二人。習禪學士。散流江漢。莫限其數。沙門灌頂。侍奉多年。歷其景行。可二十餘紙。

釋智璪。俗姓張氏。清河人。晉室播遷。寓居臨海。祖元秀。梁倉部侍郎。任臨海內史。父文懷。陳中兵將軍。璪受經之歲。言無虛發。行不慚人。親里鄉隣。深加敬愛。年登十七。二親俱逝。便投安寧寺慧憑法師。以為弟子。逖聞智者軌行超群。為世良導。即泛舸豐流。直指台岫。伏膺受道。乃遣行法花懺悔。第二七日初夜。懺訖。還就禪床。始欲安坐。仍見九頭龍。從地涌出。上昇虛空。明旦諮白。云此是表九道眾生。聞法華經。將來之世。破無明地。入法性空耳。又陳至德四年。永陽王伯智。作牧仙都。延屈智者。來于鎮所。璪隨師受請。同赴稽山。九旬坐訖。仍即辭王。往寶林山寺。行法華三昧。初日初夜。如有人來搖動戶扉。璪即問之。汝是何人。夜來搖戶。即長聲答云。我來看燈耳。頻經數過。問答如前。其寺內。先有大德惠成禪師。夜具聞之。謂弟子曰。彼堂內。從來有大惡鬼。今聞此聲。必是鬼來取人也。天將欲曉。成師扣戶而喚。璪未暇得應。便繞堂唱云。苦哉苦哉。其人了矣。璪即開戶問意。答云。汝猶在耶。吾謂昨夜鬼已害汝。故此嗟耳。成師以事

諮王。王遣數十人。執仗防護。璨謂防人曰。命由業也。豈防護所加。願諸仁者。將領還城所。啟王云爾。防人去後。第二日夜。鬼入堂內。槌壁打柱。周遍東西。堂內六燈。璨即滅五留一。行道坐禪誦經。坦然無懼。於三七日中。事恒如此。行法將訖。見一青衣童子。稱讚善哉。言已不現。雖值此二緣。心無憂喜。隋大業元年。駕幸江都。璨銜僧命出參。引入內殿。御遙見璨。即便避席。命令就坐。種種顧問。便遣通事舍人盧正方。送璨還山。為智者。設一千僧齋。度四十九人出家。施寺物二千段。米三千石。并香蘇等。前後凡經八迴。參見天子。並蒙喜悅。供給豐厚。以貞觀十二年。卒於寺。春秋八十三矣。

弘贊法花傳卷第四

弘贊法花傳卷第五

藍谷沙門慧詳撰

遺身第五

宋招提寺釋慧紹
宋廬山釋僧瑜
宋竹林寺釋慧益
梁石門寺釋僧明
梁若耶山釋道度
周益州大乘寺釋僧崖
隋廬山化城寺釋法充
隋廬山峯頂寺釋大志
唐箕州刺史蔣王家人
唐荊州比丘尼姊妹(并州書生附)
唐雍州豹林谷釋會通
唐襄州月嶺山釋曇猷(西明寺護論師附)

釋慧紹。不知氏族。小兒時。母哺魚肉。輒便吐棄。於是。即能蔬食。至八歲。出家為僧要弟子。精懃懍勵。苦行標節。後隨要。上臨川招提寺。迺密有燒身之意。常雇人斫薪。[廾/積]於東山石室。高數丈。中央開一龕。足容己身。乃還寺辭要。苦諫不從。即以元嘉二十八年。於東山設大眾八關。并告別知識。其日闔境奔波。車馬人眾。及齎持金寶者。不可稱數。至初夜行道。紹自行香。行香既竟。執燭燃薪。入中而坐。誦藥王本事品。眾既不見。紹悟其已去。禮拜未畢。悉至。薪[廾/積]已洞然。誦聲未息。火至額間。唱言一心。言已奄絕。大眾。咸見有一星其大如升。直下煙中。俄而上天。時見者咸謂。天宮迎紹。經三日。薪聚乃盡。紹臨終。謂同學曰。吾燒身處。當生梧桐。慎莫伐之。其後三日果生。正時年二十八。紹師僧要。亦清謹有懿德。年一百六十。終於寺。

釋僧瑜。姓周。吳興餘杭人。弱冠出家。業素純粹。元喜十五年。與同學僧曇溫慧光等。於廬山南嶺。共建精舍。名曰招隱。瑜常以為結累三塗。情形故也。情將盡矣。形亦宜損。藥王之[跳-兆+(轍-車)]。獨何云遠。於是。屢發言誓。始契燒身。以宋孝建二年六月三日。集薪為龕。并請僧設齋。告眾辭別。是日也。雲霧晦合。密雨交零。瑜乃誓曰。若我所志克明。天當清朗。如其無感。

便當滂注。使此四輩。知神應之無昧也。言已。雲景明霽。至初夜竟便入薪龕中。合掌平坐。誦藥王品。火焰交至。猶合掌不散。道俗知者。奔赴彌山。並稽首作禮。願結因緣。俄見紫氣騰空。久之乃歇。時年四十四。其後旬有四日。瑜房中生雙桐。根枝豐茂。巨細相如貫壤直聳。遂成奇樹理。識者。以為娑羅寶樹。剋炳泥洹。瑜之庶幾。故見斯證。因號為雙桐沙門。吳郡張辯。為平南長史。親覩其事。具為傳贊。贊曰。

悠悠玄機　茫茫至道　出生入死
孰為妙寶(其一)　自昔藥王　殊化絕倫
往聞其說　今覩斯人(其二)　英英沙門
慧定心固　凝神紫氣　表迹雙樹(其三)
其德可樂　其操可責　文之作矣
式颺髣髴(其四)

釋慧益。廣陵人。少出家。隨師止壽春。宋孝建中。出都憩竹林寺。精勤苦行。誓欲燒身。眾人聞者。或毀或贊。至大明四年。始就却粒。唯餌麻麥。到六年又絕麥等。但食蘇油。有頃。又斷蘇油。唯服香丸。雖四大綿微。而神情警正。孝武深加敬異。致問慇懃。遣大宰江夏王義恭。詣寺諫益。誓志無改。至大明七年四月八日。將就焚燒。乃於鐘山之南。置鑊辯油。其日朝乘牛車。而以人牽。自寺之山。以帝王是兆民所憑。又三寶所寄。乃自身入臺。至雲龍門。不能步下。令人啟聞。慧益道人。今就捨身。詣門奉辭。深以佛法仰累。帝聞改容。即躬出雲龍門。益既見帝。重以佛法憑囑。於是辭去。帝亦續至。諸王妃后。道俗士庶。填滿山谷。投衣棄寶。不可勝計。益乃入鑊。據一小床。以劫貝白纏。上加一長帽。以油灌之。將就著火。帝令大宰。至鑊所。請喻曰。道行多方。何必殞命。幸願三思更就異途。益雅志確然。曾無悔念。乃答曰。微軀賤命。何足止留。天心聖慈罔已者。願度二十人出家。降勅即許。益乃自手執燭。以燃帽。帽燃乃棄燭。合掌誦藥王品。火至眉。誦聲猶分明。及眼乃昧。貴賤哀嗟響振幽谷。莫不彈指稱佛。惆悵[打-丁+(改-己)]淚。火至明旦乃盡。帝。于時聞空中笳管。異香芬芯。帝盡日方還宮。夜夢見益振錫而至。更屬以佛法。明日帝為設會度人。令齋主唱白。具序徵祥。燒身之處。造藥王寺。以擬本事也。

釋僧明。未詳其氏姓。戒品凝潔。頭陀為業。住濠州招義縣石門山。於山頂石上。累甎造彌勒天宮一所。并彌勒像。常誦法花。幽求妙旨。誦持每聞空中彈指。及稱善哉聲。至天監年中。遂奏所梁武。請欲焚身。頻繁再三。方蒙聞許。乃於彌勒宮前方石上。遂其先志。身並灰燼。唯餘一甲。燒訖。其石方四五尺。忽陷成池。信

宿花生。鮮榮絕代。諸飲此池者。疾病皆愈。後人取所焚灰。造其儀像。又造一小木像。重燒此甲。以灰塗之。人或沾污。像即移去。其行道之處。皆悉生花。大如梨棗。數過千百。現有表塔。具旌其事(云云)。

又交州平陸縣有信士。失其姓名。因誦法花。遂仰藥王之迹。焚身之後。其地隆起。狀如人形。父往堀之。乃見金像一軀。大如人等。捧光欲舉。忽然不現。

釋道度。平陽人。本姓劉氏。經行伏定。居崇高之山。以天監元年。始至梁國。憩鐘山定林寺行禪。出觀所存利益。拔苦與樂。常運慈悲。梁國成康王。鄱陽忠烈王。並服膺禪師。受持禁戒。天監十七年。禪師自造法花經一百部。曉夜誦持藥王一品。後於花林寺覺殿。啟梁武曰。身為毒樹。實宜焚滅。厭此形骸。為日已久。願同喜見供養諸佛。勅旨答云。必欲利益蒼生。自可隨緣修道。若身命無常。棄尸陀林。施以鳥獸。於檀度成滿。亦為善業。八萬戶蟲。不容燒燼。非所勸也。又奉答云。道度此心不可奪。既蒙令勅。且當奉持。普通七年八月三日。乃入東州。至若耶山何令寺絕巖之間。爰構禪室。每獨言曰。所應作者。悉已究竟。亦復何憂。乃稍積薪柴。漸就減食。其年十一月三日。鍾自虛鳴。寺眾驚恐。莫測何相。其月八日。鍾又自鳴。二十三日。乃請百僧到山行道。四部咸花。三百許人。爾日乞受戒。弟子一百七十餘人。自云。道度凡夫。無明深重。唯有菩薩淨戒。謹與大眾。共結善緣。爾後更不復食。唯用澡瓶。以汲清水。日飲一升。至二十五日朝。寺眾同往見。瓶發五彩光耀。雜氣氛氳。至二十九日旦。寺主全等數人。共登禪室。遙見龕中。紫光外照。其日將暮。忽有群鳥五六百頭。同集一樹。俄頃而飛。是夜二更初。竟寺有雜色光。映燭房宇。至五更中。聞山頂火聲振烈。驚走往觀。見禪師合掌火中。春秋六十有六。刺史武陵王。乃遣灑掃收斂。於其處而建塔焉。後時聞山頂有石磬之聲。聲甚清徹。先燒身之處。有大柿樹。枯死十有餘年。禪師入山。恒坐樹下。後春遂生枝葉。禪師東行之始。告弟子道隱曰。吾千載有幸。逢值法王。今為身遠遊。奉見無日。有受持鐵鉢。別當獻奉。弟子道隱。具以狀聞。并獻鐵鉢。乃有勅曰。禪師心力決壯。能行難行。猶冀廣為化道利益四生。便爾異世。良可歎惜。追蹤喜見。必當面覩淨明。以此而言。更為可欣也。

釋僧岸。本獽人也。雖居夷俗。情慕華風。威容端儼。舉止閑雅。加以性戒成就。不行殘忍。獽之猥俗。多居山藪。好行殺獵。終日網捕。僧崖。端拱獨自不為。父兄每瞋云其儜劣。崖意不免。杖刃而行。每見群鹿。挽弓射之。要附毛而過。卒無傷害。父兄雖見。亦無感悟。崖亦知其不可教化。遂辭而行焉。來至益州。投充閹

梨。願為弟子。出家以後。篤志精懃。身無長衣。鉢無餘食。每讀法花經。至藥王菩薩品聞燒身供佛。焚指弘經。覃思斯言。內興誓願。遂燒一指。造法花經。當燒之日。觀者填咽。嚫物委積。後營殿塔。爰及房廊。剋日燒身。擬營斯福。時周趙王。褒帷益郡。撫政臨民。除煩去苛。加以敬愛三寶。匡護四依。崖以此事諮王。王即許諾。剋日傍告。遠近咸知。薪柴累積。香油豐溢。其日。王親率官寮。同來觀禮。崖於是手執香燒。足躡柴積。端坐其上。告四眾云。崖心存利物。意靡貪求。今捨穢軀。建立淨剎。若斯言不爽。要當示以肉心。誓已。因令縱火。端坐誦經。音聲清亮。火至其面。聲乃絕焉。於是。上天雨花。下遍城邑。遠近悲哭。老少咨嗟。嚫施填委。珍賄山積。並以入寺。用興殿塔。燒身既盡。肉心獨存。此豈非位階不退。故得言誓不差乎。王視肉心。撫而慟哭。菩薩聖人。於焉永往。嗚呼痛矣。失蔭如何。時人皆號為僧崖菩薩。王奉肉心。起一大塔。朝夕虔禮。供養無闕焉。

釋法充。姓畢氏。九江人。常誦法花。其遍難紀。兼繕造寺宇。情存住持。末住廬山半頂化城寺修定。自非僧事。未嘗妄履。每勸僧眾。無以女人入寺。上損佛化。下墜俗謠。然世以基業事重。有不從者。充歎曰。生不值佛。已是罪緣。正教不行。義須早死。何慮方士不奉戒乎。遂於此山香爐峯上。自投而下。誓粉身骨用生淨土。便於虛中。頭忽倒上。冉冉而下。處於深谷。不損一毛。寺眾初不知也。後有人上峯頂。路望下。千有餘仞。聞人語聲。就而尋之。乃是充也。身命猶存。口誦如故。迎還至寺。僧等感其死諫。為斷女人。經于六年。方乃卒世。時屬隆暑。而尸不臭爛。即隋開皇末年矣。

釋大志。姓顧氏。會稽山陰人。發蒙出家。師事天台智者。顗覩其形神灑落。高放物表。因名為大志。禪誦為業。苦節自專。四方名所。無遠必造。而言氣清穆。儀相真嚴。故見者眶睞。知非凡器。開皇十年。來遊廬岳。住峯頂寺。不隸公名。不預僧伍。誦法花經。索然閑雅。絕能清囀。使諸聽者忘疲。後於華山甘露峯南。建靜觀道場。頭陀為業。介爾一身。不避虓虎。聞有惡獸。軌往投之。皆避而不噉。山粒本絕。終日忘餐。或以餅果繼命而已。外覩不堪其惱。而志安之。容色如故。經于七歲。載禪業無斷。晚住比山福林寺。會大業屏除。流從隱逸。慨法陵遲。一至於此。乃變服毀形。頭擐孝經。麁布為衣。在佛堂中。高聲慟哭。三日三夕。初不斷絕。寺僧慰喻。志曰。余歎惡業。乃如此耶。要盡此形骸。申明正教耳。遂往東都。上表曰。願陛下興顯三寶。當燃一臂於崇岳。用報國恩。帝許之。勅設大齋。七眾通集。志不食三日。登大棚上。燒鐵赫然。用烙其臂。並令焦黑。以刀截斷。肉裂骨現。又

烙其骨。令焦黑已。布裹蠟灌。下火燃之。光耀巖岫。于時。大眾見其行苦。皆痛心貫髓。不安其足。而志雖加燒烙。詞色不變。言笑如初。時誦法句。或歎佛德。為眾說法。聲聲不絕。臂燒既盡。如先下棚。七日入定。跏坐而卒。時年四十有三。初志出家至終。結操松竹。冬夏一服。無禦縑纊。布艾麁素。自此為常。形極鮮白。脣如丹盡。裙垂半脛。足躡蒲屣。言氣爽朗。調逸風雲。人或不識。怪所從來者。便皺眉告曰。余。九江廬山福林寺小道人大志耳。又善屬文藻。編詞明切。撰願誓文。七十餘紙。意在共諸眾生為善知識也。僧為強禦難奉信者。有見此誓。無不掩淚。今廬山峯頂。每至暮年。諸寺見僧宿集一夜。讀其遺誓。用曉道俗。令眾皆酸結矣。

蔣王家。有一部曲。忘記名姓。從八九歲。即受持法花經。晝夜念誦。忘寢與食。王。時任箕州刺史。部曲。遂情願燒身。有女。事王。王極寵遇。女以狀啟王。王從之。部曲乃於山中。澡浴清淨。并潔壇場。遂自焚身。經月。其女。令人收父灰燼。形骨都盡。乃於灰中。唯得一舌。肉色鮮澤。猶若生時。王女婿韋徵。見之嗟歎。因遂啟王。王親視之。施加欽異。後經數歲。亦復如常。

荊州有比丘尼。姊妹二人。失其名諱。同誦法花。深厭形器。俱欲捨身。節約衣食。鈎崇苦行。服諸香油。漸斷粒食。後頓絕穀。唯噉香蜜。精力所被。神志鮮爽。周告道俗。剋日燒身。以貞觀三年二月八日夜。於荊州大街。置二高塵。乃以蠟布纏身至頂。唯出面目。眾聚如山。歌贊雲會。二女咸誦法花。至藥王品。其姊先以火炷妹頂。妹又以火炷姊頂。清夜兩炬。一時同耀。焰下至眼。聲相轉明。漸下鼻口。方乃歇滅。恰至明晨。合坐洞舉。一時火化。骸骨摧朽。二舌俱存。合眾欣嗟。為起高塔。

近并州城西。有一書生。年二十四五。誦法花經。誓燒身供養。乃集數束蒿柴。曝之令燥。人問其故。密而不述。後於中夜。放火自燒。及人往救。火盛已死。乃就加柴薪。盡其形瘞。天樂異香。大發信心耳。

釋會通。雍州萬年御宿川人。少欣道撿。遊泊林泉。苦節戒行。是其顧習。投終南豹林谷。潛隱綜業。讀法花經。至藥王品。便欣厭捨。私集柴木。誓必行之。以貞觀末年靜夜。林中積薪為窟。誦至藥王。便令下火。風驚焰發。煙火俱盛。卓爾加坐。誦聲如故。尋見西南。有大白光。流入火聚。身方偃仆。至曉。身火俱滅。乃收其遺骨。為起白塔。勒銘存焉。

釋曇猷。俗姓張氏。許州人也。遊學襄陽。忽生厭離。因遇值禪師。及無行禪師等。於月嶺山。出家修道。專誦法花經。其誦經。必立淨壇方數尺。懸二十一枚幡。燒香散花。然後乃誦。以為常

準。後於峴山。欲讀花嚴經。頻感夢中有人。教誦諸偈。及至轉經。宛與經文符合。後聞長沙寺阿育王所造飛來瑞像。甚多靈跡。若不輕生殉節。無由契此微誠。思欲此景藥王焚身供養。以乾封元年。行至像所。祈誠弘誓。願無緣障。遂聞殿前彈指之聲。于時。屯雲驟雨。已積旬日。傍人止之。恐或成礙。猷曰。此有善相。必果不疑。恰至二月十五日夜。天大晴明。月光流照。猷以蠟布自手頂雙爇。願得久燒久供養。不願早終。火及兩腕。色貌無改。火至眉額。說法如初。怡然一心。目矚瑞像。以光明供養。願見日月淨明德佛。人問苦不。答曰。心如金剛。無有退轉。甚大涼樂。無有苦也。俄而猛焰騰赫。上下洞然。又於火中。告言念佛。初火勢將盛。僧徒咸懼。恐無遺骸。莫知燒相。請留一驗。以示含識。及後總成灰燼。唯餘髏骨。明旦。合州奔赴。官寮咸萃。頂禮圍遶。歎恩而還。纔出寺門。髏骨自碎。有信心者十餘人。於靈骨前。祈請舍利。前後所降。凡有八粒。沈浮縱任。感發應心。今收其餘燼。埋在寺中。每有彈指之應。

近西明寺沙門護論。初誦法花。一卷纔了。即燒一指。至于八卷。便燒八指。此雖非都捨。亦是遺身之次耳。

弘贊法華傳卷第五

弘贊法華傳者。宋人永蘇景。依予之勸。且自高麗國所奉渡聖教百餘卷內也。依一本書。為恐散失勸俊源法師。先乞書寫一本矣。就中蘇景等歸朝之間。於壹岐島。遇海賊亂起。此傳上五卷入海中少濕損。雖然海賊等或為宋人被殺害。或及島被溺死。敢見散失物。宋人等云。偏依聖教之威力也(云云)保安元年七月五日。於太宰府記之。大法師覺樹。

弘贊法華傳卷第六

藍谷沙門慧詳撰

誦持第六

西魏文皇帝
外國山居沙門
晉秣陵道場釋寶莊
東晉山居釋法相
東晉三賢寺釋僧生
宋法華臺釋法宗
宋高逸釋普明
宋瓦官寺釋慧果
宋祇洹寺釋道壽
宋法華寺釋僧翼
齊高座寺釋慧進
齊柏林寺釋弘明
齊靈根寺釋慧豫
齊定林上寺釋超辯
齊天柱山寺釋法慧
宋羅璵妻費氏
秦郡東寺沙彌
後魏崇山釋淨見
後魏釋跋澄
後魏御史中丞陸載
梁南澗寺釋慧觀
梁新安太守五淹
梁會稽釋僧遷
梁齊寧寺釋通子
梁餘杭釋慧度
梁治城寺釋僧歡
梁禪眾寺釋僧定
梁匡山釋智登
梁遊方沙門正則
梁上行先生庾詵
梁匡山釋寶玦(五俠寺僧附雍州僧附)
梁銜草寺釋志湛

梁憑法慧冥道見僧

西魏文皇帝。諱寶矩。坐四衢而翼諸子。駕三車而捄覺路。繫衣珠於庶品。示井清於高原。大起伽藍。深持淨戒。入如來室。偏存孤老。每誦法華。以為恒業。

昔外國山寺。有年少比丘。每誦法華。嘗於寺外經行。遇羅剎女。鬼變為婦人。甚好姿首。來嬈此比丘。比丘被惑。遂與之通。通後。精神恍忽。無所覺知。鬼負之飛行。欲還本處規將噉。於夜前分。從一伽藍上過。比丘在鬼上。聞伽藍中有誦法華經聲。因即少醒。憶已所習。乃心暗誦之。鬼便覺重。漸漸近地。遂不能勝。棄之而去。比丘少時醒寤。聞有鐘聲。即尋聲到寺。扣門求進。具陳本末。然計去其鄉。已二千餘里。諸僧云。此人犯重。不可同止。有一上座云。此鬼神所惑。非是自心。既得脫免。顯經威力。可留住寺。令其懺悔。後遇彼鄉信。乃發遣之。

釋寶莊。或云法莊。俗姓申。淮南人也。以晉泰元中。年始十歲。投廬山遠法師。為弟子。少以苦節標名。元嘉初。止秣陵道場寺。業行精苦。常誦法華。每誦之時。恒淨衣別座。焚香合掌。注想靈山。然後徐發雅音。又盡文句。其諷詠將半。比房聞莊戶前。如有兵仗羽衛之聲。寶天神來聽也。宋大明初。卒於寺。春秋七十有六。

釋法相。不知其氏。自言河南人也。東晉義熙中。忽悟非常。超然出俗。隱居山谷。遊止無定。廓爾幽閑。不偶明執。誦法華經。日夜不懈。相。會因行經太山祠。日暮。因宿廟側民家。夜起誦經。忽聞扣門聲。相時出看。見有一人玄衣武冠。見相致敬云。是太山府君。聞師誦經。故來參聽。弟子廟中。一石函在。多有財物。以布施師。師可開取。其石蓋。重過千鈞。人莫勝舉。相試提之。飄然而開。於是。取得絹一百匹許。錢百餘貫。以施貧人。濟諸窮者。後渡江。止越城寺。忽然失志。遊蕩無度。時鎮北將軍司馬恬。惡其無道。招而鴆之。頻傾三鐘。神色不變。澹然無擾。恬大異之。慚懼悔愧。厚加供養。

釋僧生。姓袁氏。蜀郡陴人。少出家。以苦行致稱。成都宋豐等。請為三賢寺主。誦法華習禪定。嘗於山中誦經。有虎來蹲其前。誦竟乃去。後每至諷詠。輒見左右四人為侍衛。年雖衰老。而翹勤彌勵。後嬰微疾。便語侍者云。吾將去矣。死後可為燒身。弟子依遺命。

釋法宗。臨海人。莫知氏族。少好遊獵。嘗於剡。遇射孕鹿墮胎。鹿母銜箭。猶就地舐子。宗乃悟知貪生愛子。是有識所同。於是。摧弓折矢。出家業道。常分衛自資。受一食法。勤苦六時。以悔先

罪。誦法華維摩。常升臺諷詠。響聞四遠。士鹿稟其歸戒者。三千餘人。遂開拓所住。以為精舍。因誦自號曰法華臺也。後不測所終。

釋普明。姓張。臨渭人。少出家。稟性清純。視不過步。蔬食布衣。以懺誦為業。三衣繩床。未嘗遠體。若欲消息。坐而假寐。誦法華維摩二經。及諷誦之時。有別衣別座。未嘗穢雜。每至勸發品。輒見普賢乘象。立在其前。誦維摩經。亦聞空中唱樂。又善神呪。所救皆愈。有鄉人王道真。妻病。請明來呪。明入門。婦便悶絕。俄見一物如狸。長數尺許。從狗竇出。因此而愈。明嘗行水旁祠。巫覡自云。神見之。皆奔走。後遇疾。正坐燒香。不覺便逝。即宋孝建中卒。春秋八十五矣。

釋慧果。豫州人。少以蔬苦自業。宋初。遊京師。止瓦官寺。誦法華十地。嘗於廁前。見一鬼。致敬於果云。昔為眾僧。而作維那。小不如法。墮在噉糞鬼中。法師德業高明。又慈悲為意。願助以拔濟之方也。又云。昔有錢三千。埋在柿樹根下。願取為福。果即告眾掘之。實得三千。為造法華一部。并設中會。後夢見此鬼云。已得改生。大勝昔日。果以宋大始六年卒。春秋七十有六。

釋道壽。未詳何許人也。清和恬寂。以恭孝稱。受五戒未嘗犯。元嘉中。遭其父憂。因毀遘疾。自無痛癢。唯黃瘠骨立。經歷年歲。諸治不瘳。因爾發願。願疾愈出家。立誓之後。漸得平復。如願出俗。住祇洹寺。勤苦超絕。誦法華經三千遍。常見光瑞。元嘉十六年九月七日夜。見空中寶蓋。垂覆其上。後不知所終。

釋僧翼。吳興餘杭人。少而信悟。早有絕塵之操。初出家。止廬山。依慧遠修學。勤素苦節。見重門人。每誦法華一部。以晉義熙十三年。與同志遊會稽。履訪山水。至秦望西北。見五岫駢峯。有耆闍之狀。乃結草成菴。稱曰法華精舍。蔬食澗飲。三十餘年。以宋元嘉二十七年卒。春秋七十。

釋慧進。姓姚氏。吳興人也。少而雄勇。任性遊俠。年三十。忽悟心自啟。遂爾離俗。止京師高座寺。蔬食素衣。誓誦法華。用心勞苦。執卷輒病。乃發願。願造法華百部。以悔前障。始聚得錢一千六百。時有劫來。問進。有物不。答云。唯有造經錢在佛處。群劫聞之。赧然而去。於是。聚集信施。得以成經。滿足百部。經成之後。病亦少差。因誦法華一部。情願既滿。勵操逾堅。常迴諸福業。願生安養。未亡少時。忽聞空中聲曰。汝所願已足。必得生西方也。至齊永明三年。無病而卒。春秋八十有五。時。京師龍花寺。復有釋僧念。誦法華。蔬食避世。

釋弘明。本姓嬴。會稽山陰人也。少出家。貞苦有戒節。止山陰雲門寺。誦法華經習禪定。精勤禮懺。六時不輟。每旦即水瓶自滿。

實諸天童子。以為給使也。明。嘗於雲門坐禪。虎來入明堂內。伏于床前。見明端然不動。久之乃去。又時。見一小兒。來聽明誦經。明曰。汝是何人。答云。昔時此寺沙彌。盜帳下食。今墮圊中。聞上人道業。故來聽誦。願助方便使免斯累也。明即說法勸化。領解方隱。後於永興石姥巖入定。又有山精來惱明。明捉得。以繩繫之。鬼遜謝求脫云。不敢復來。乃解放。於是絕迹。元嘉中。郡守平昌孟顗。重其貞素。惡明出新安。止道樹精舍。後濟陽江齊之。於永興邑。立昭玄寺。復請明往住。大明末。陶里董氏。又為明。於村立柏林寺。要明還止。訓勗禪戒。門人成列。以齊永明四年。卒於柏林寺。春秋八十有四。

釋慧豫。黃龍人。來遊楊州。止靈根寺。少而務學。遍訪眾師。善談論。美風則。每聞臧否人物。輒塞耳不聽。或時以異言問止。瓶衣率素。日以一中自畢。精勤標節。以救苦為先。誦法華經。又習禪業。精於五門(總彰佛體門。開智慧門。顯不思議門。諸法正性門。了無異自性無礙解脫門)嘗寢。見有三人來扣戶。並衣冠鮮潔。執持花蓋。豫問。覓誰。答云。法師應死。故來奉迎。豫曰。小事未了。可申一年不。答云。可爾。至明年滿一周而卒。是歲齊永明七年。春秋五十有七。

釋超辨。姓張。燉煌人也。幼而神悟孤發。履操深沈。誦法華金剛般若。後還都。止定林上寺。閑居養素畢命。山門誦法華。日限一遍。心敏口從。恒有餘力。禮千佛。凡一百五十餘萬拜。足不出門。三十餘載。以齊永明十年。終於山寺。春秋七十有三。葬于寺南。沙門僧祐。為造碑墓所。東莞劉勰制文。

釋法慧。本姓夏侯氏。少而秉志精苦。律行氷嚴。以宋大明之末。東遊禹穴。隱于天柱山寺。誦法華一部。蔬食布衣。志耽人外。居閣不下。三十餘年。王侯稅駕。止拜房而返。唯汝南周顒。以信解兼深。特與相接。時有慕德希禮。或因顒介意。時一見者。以齊建武二年。卒于山寺。春秋八十有五。

清信女費氏者。寧蜀人。宋寧州刺史費悅之女也。出為羅璵之妻。少而敬信。誦法華經數年。勤至不倦。後忽得病苦心痛。閤門惶懼。屬纊待盡。費氏心念。我誦經勤苦。宜有益祐。庶不於此。遂致死也。既而睡臥。食頃。如寤如夢。見佛於窓中授手。以摩其心。應時痊愈。一堂男女婢僕。悉覩金光。亦聞異香氣。璵從妹。即王琰外族。曾祖尚書中兵郎費愔之夫人也。于時。省疾床前。亦具聞見。於是。大興信悟。虔或至終。每以此瑞。勸化子姪焉。

釋某。失其名。住秦郡東寺。有一沙彌。誦法華甚通利。唯到藥草喻品。鼷鼠二字。隨教隨忘。如是至千。師苦責之曰。汝誦一部經。熟利如此。豈不能作意憶此二字耶。師。夜即夢見一僧。謂之

曰。汝不應責此沙彌。沙彌前生在寺側東村。受優婆夷身。本誦法華一部。但其家法華。當時藥草喻品。白魚食去靉靆二字。于時經本無此二字。為其今生新受。習未成耳。其姓名某。經亦見在。脫不信者。可往驗之。師明旦就彼村。訪問此家。言畢。問主人云。有可供養處不。答曰。有之。問曰。有若為經盡。答云。有法華經一部。師索取看。藥草喻品。果缺二字。訪云。是大兒亡婦。生存受持之經。計亡。已得一十七年。果與此沙彌。年時胎月相應也。自後頻移歲稔。始得精熟。不知所終。

釋淨見。不知何許人。童稚出家。多住崇高及龍門山。誦法華經。至一萬三千遍。內精修妙觀。深入禪要。既誦持積久。身力疲困。過二十餘年後。忽聞住處北邊。有諸小兒。言語鬧亂。轉覺煩悶。亦不測小兒從何所來。時有一白頭老公。著白練裙襦。每來參問云。禪師四大何如。師答。漸覺羸頓。又不知何處。得多許小兒。日相煩亂。不復可忍。老公云。師往其戲處坐。待彼脫衣入水洗浴。師隨抱一小兒衣還。若來取者。慎勿與之。其若罵師。師慎勿應答。弟子自來語之。見。即隨老公語。往候之。諸小兒。果脫衣入池洗浴。乃抱得小兒衣還房。小兒尋後索衣。見。憶老公言囑。永不還之。小兒即惡口。毀謗禪師。言及宗祖。師亦不應。白頭老公尋至。語小兒云。汝入師懷裏。小兒初不肯從。老公驅逼數迴。始入見懷。沒在腹內。老公問師。四大何如。見云。氣力勝於從來。老公尋去。自爾已後。體力休強。禪誦數倍。識者云。此當是普賢菩薩。令山神驅諸藥之精。變為小兒。使其服之。除疾病耳。淨見。即邈禪師之教授禪法之師也。後不知所終。

釋跋澄。少出家。精神闇鈍。而長齋蔬食。年二十五。受具戒發心。誦法華經。願生西方。日誦一行。或至半偈。或都不得。年登八十。方始通利。後因眠息。夢見一人著朱衣武冠。手把請疏。開示跋澄云。天主帝釋。遣來奉請。澄答云。貧道願生西方。且忉利天。雖是勝處。然不稱貧道所願。朱衣人。於是即去。睡覺。召諸弟子。述向所夢。明日。又夢七層浮圖。澄身居第五層上。向西望見。寶繩階道。無有涯際。有二金剛。執杵在兩廂立。數箇青衣童子。捉白拂。拂此階道。問童子云。此是何所。答云。此是西方寶繩階道。來迎澄法師。法師睡覺。述斯事。語諸弟子云。汝可貿吾三衣六物。作一供齋。依語營辦。齋前問大眾云。見千佛以不。眾云。不見。復問。聞非常香氣以不。眾云。咸聞。齋竟。澡浴剃髮。端坐正念。於是而終。

後魏太子中庶子御史中丞陸載。本吳人也。為宋武咸陽王義真行軍大都督長史。後沒赫連。因即仕魏。有才調。善談謔。而性愛虛

靜。常以佛法為意。每誦眾經。贊揚玄真。末年精到。經字放光。誦法華經。頻感舍利。
釋慧觀。不知何許人。流寓玄津。聽南澗寺仙法師講。最為領袖。後忽感惡疾。及開。自勗誦法華經。至心懺悔。精誠既徹。豁然消食。因以法華為業。梁武。勅觀入壽光殿。既不得外講。因知製義。言味宮商。辭理包富。吳平世子蕭勸。臨嶺南番州。啟觀往彼。弘講法華。道俗歸心。每多祥瑞。後不知所終。
王淹。字公遠。瑯琊臨沂人。祖份。尚書左僕射。父琳。司徒左長史。長公主所生。官至黃門郎新安太守。專心佛道。無懈晨昏。持誦法華積有年稔。其第八弟固。亦菜食。誦法華經。淹亡。與固夢云。吾得生西方無量壽國。胎生在鐵葉蓮華內。五百歲方得出胎見佛。以誦法華苦到故。得生西方。以愚癡多疑故。受胎生。於是別矣。上報汝知。誦經勿懈也。
釋僧遷。會稽人。少而博學。多所該通。每常講說。著諸經疏。甚有精理。誦法華積五十餘載。以梁明帝天保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向曉。夢見普賢菩薩乘白象。從東方來。手執白物。指僧遷頂。當時知是普賢。心中驚喜。唯得口稱南無普賢菩薩。未及施禮。即便覺寤。後不知所終。
釋通子。不知何許人。少出家。住齊寧寺。素與建初寺忍法師友善。聽靈耀義。甚有思工。誦法華經一部。不持細行。京師疫疾。染患臨終。忍師往看。謂曰。受生之處。願相報知。通曰。從來常慨此事。今冥因善惡。決當相報云。後得二年。了無報應。至三年正朝。忍往其緣家。家人併皆山屈。忍住家中守屋。忍憑案。恍忽之間。見通公來。謂曰。近臨終有契。久欲相報。事緣不展。今故白知。吾今作太山小吏。亦無大苦。忍曰。公平生誦經聽講。是德業人。那止得此報。答曰。我賴得此耳。若無是者。豈得如今。言訖而去。忍因精苦。更逾常日。
釋慧度。吳興人。聽奉誠寺辯律師。精得大義。菜食長齋。誦法華經金剛般若。忽染疾暴亡。五日還活。自說見閻羅王。服遠冠衣纓。如今王者。侍衛亦然。始時儀容溫雅。亦判罪人事。便大瞋怒。鬢面動異。問度。有何業。答。誦法華經。王聳然彈指。又問。更誦何經。答。金剛般若。倍更駭肅。召出金床。與度坐。請誦。一遍究竟。王曰。此功德不可思議。法師年壽未盡。亦以經力扶持。猶延二紀。後果得二十四年。陳文帝元嘉時亡。春秋七十餘矣。
釋僧歡。未詳其姓氏。出家。住金陵治城寺。本羸病。乏氣力。乃至心於寺塔下懺悔。祈請懇到。誦法華經不輟。於少時間。欝然膂力。寺塔前。有兩石師子。形甚重大。歡忽以兩臂。各貫師子腹

下。擎之而走。行十許里。都不覺倦。梁高祖。聞而駭之。乃勑罷道。隸裴邃北征。而殞。
釋僧定。不知何許人。住江陽禪眾寺。誦法華經一部。甚好聲韻。不能謹節。流宕塵俗。然每感諸天童子。為之給使。有時醉臥。法衣離身。自然卷襞。引被整覆。衣脫泥垢。未暇浣治。迺復取之。久以香潔。或瓶水自滿。或地恒掃淨。定醉眼憙唾。一時酒醒。見天童子在前。遍身沾唾。自爾折節。遵修戒業。後不知所終。
釋智登。不知何許人也。幼懷道德。於匡山大林道場。誦法華經。曉夜不息三年。已後意想。忽見空中有銀殿。當其頭上。涉歷三載。銀殿稍近。臨其頂上。如是經久。所覩銀殿。乃變成金殿。稍稍轉迫。遂入房內。開眼閉眼。常在床前。久之。登試念輕身入殿。便見已居殿坐。甚覺怡悅。作意欲出。即還在本床。如是歷試。數十迴。彌生篤信。登既積行年歲。近遠稱傳。求受歸戒者。傾心日積。但耽好幽靜。厭毒。塵諠。造請百方。莫能引致。後因晉安王。從雍州下還陽都。累信祈請。冠蓋相望於道。王云。法師若不降屈。弟子鵠佇。終不寢食。王既苦請。兼傾郭道俗。懇到要屈。登於是。暫順物心。下郭赴信。與王相見。王即申弟子之禮。次郭邑道俗。求乞受戒。登云。白日喧雜。心多散亂。期在夜分。於是。道俗傾渴。夜集寺內。登乃出庭前暗坐。不許燭。大眾已集。合掌一心。登即說戒相。至受歸依正法戒。脣吻放光。遍照一眾。眾既覩光。悲喜交集。競事禮拜。聲音喧鬧。不得受戒。登即閉口不語。光不復出。登云。本欲受菩薩戒。不欲期在禮光。今那見光競禮。癈於受戒耶。戒本云。戒光從口出。此證戒相也。非是戒也。向者始欲授戒。大眾即便喧鬧。戒法未起。宜更從初而始。大眾默聽。還說戒相。到歸依正法戒。口中還即光出。大眾復起禮拜。沸鬧聊亂。已復不得進戒。登又約勒。誡令靜聽。喧鬧逾甚。夜過徹曉。城市相傳。竟來觀看。遂不得受戒。明日登即歸山。還見金殿。因乃向諸同行人。說其所見云。登今者升殿。不復來矣。於是數日而終。
釋正則。不知何許人也。宿植芳因。早敦信悟。落采之後。即誦法華。嘗與治城寺素法師。一夏同住。素。于時為人講法華經。夜須看讀而燈滅。欲出外取火。聞則師誦法華經。聲韻甚高。意稍嫌之。欲過語則。開戶舉簾將出。乃見滿寺人馬。帶甲持鉾。或坐或立。向則房看。素。於是不復敢出。退還所住。須臾斷契。又更舉簾。仍見向者人馬。立在空中。驗知是天神來聽。明日以問。則云。昨夜誦經。不覺聲高。但弄快耳。素後每向人讚說。聞者增信。

庾詵。字彥寶。新野人也。其先周大夫。後六世祖陷。晉散騎常侍遂昌縣侯。祖纂之。字道及。安西參軍。父叔。宋道茂。丞相參軍。詵幼勤學藝。長而精熟。緯候經史。書基算射。機巧畫繪。莫不該通。深愛泉石。造次不忘。有宅十畝。山池居半。弟子城等。多為邦邑。每有真舉。一為此用。不治產業。衣食蔬弊。嘗遇火。止出書數簣。坐於池上。有為火來者。答云。唯恐損竹。詵從沮中田舍還。載米百五十斛。有人寄載三十斛。既至州。彼人云。君有三十斛。我有百五十斛。詵默然良久。竟無一言。隨其所取。口不復說。有疑其隣善人為盜者。遂相據劾。事事欵伏。詵矜之。以書質錢二萬。令門生偽為偷。親戚請代備之。其人辜釋。謝詵。詵曰。吾矜天下無辜。本不期爾報謝。平生無所遊狎。河東柳惲。琅琊王秀。蘭陵蕭韻曹。並相欽尚。欲與之交。詵不顧也。嘯咏風雲。研窾空有。以此自足。梁普通十年。湘東王在蕃。授記室參軍。不就。宅內立道場。旋遶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日夕一遍。三十餘年後。數夜之中。必有道人。自稱願公。容止非凡。聽誦讚歎。呼詵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三月十一日。中時臥。驚覺曰。願公復至。當不得停。會無痛惱。顏色不變。言終而卒。年七十八。捨園宅為寺。即若上行。嘗謂帝王世紀乘繁省之中。更撰帝歷二十卷。續郭璞周易新林二十卷。江陵記一卷。
釋寶玦。張孝秀弟也。出家住匡山寺。誦法華經。甚得通利。而不能善攝身口。梁邵陵王嫌之。夜遣二人。密往殺玦。玦時在床臥息。忽夢見四人到床前。手搖玦云。邵陵王遣人來殺汝。汝那得安眠。玦因驚覺。即起向後開門。仍覺前戶有人入聲。心轉惶怖。出至房後。本有池水。由來未經涉入。不測淺深。恍忽之間。忽見一船。二人倚篙待之。玦乃上船。到彼岸竟。即見邵陵王所遣二人。已在池邊。但礙水不得過。玦自後折節讀誦。善能斷契。人所倣效。時人。呼為廬山殺契者。是也。
釋志湛。齊州山荏人。是朗公曾孫之弟子也。立行純厚。省事少言。仁濟為務。每遊諸禽獸。而群不為亂。住人頭山邃谷中銜草寺。寺。即宋求那跋摩之所立也。讀誦法華。用為常業。將終之日。沙門寶誌。奏梁武曰。北方山莊縣人。今住銜草寺。須陀洹果聖僧者。今日入涅槃。揚都道俗。聞誌此告。皆遙禮拜。故湛之亡也。寂無餘惱。端然氣絕。兩手各舒一指。有西天竺僧。解云。若二果者舒兩指。驗湛初果也。收葬于人頭山。築塔安之。石灰涅塗。鳥獸不敢凌污。今猶存焉。又范陽五侯寺僧。失其名。常誦法華。初死之時。權殯提下。後遷改葬。骸骨並枯。唯舌不壞。雍州有僧。亦誦法華。隱于白鹿山。感一童子常來供給。及死。置屍巖下。餘骸枯朽。唯舌如故。

梁太清四年。湘東王。號為承聖。遣大尉王僧辯。征侯景。次南陵。僧辯。遣憑法慧。至江北督軍資。法慧暴亡。經五日便穌。說云。至閻羅王所。階下見一僧。王先喚僧。上問。生時何業。答云。誦法華經。王遣人取高座。座至精妙。僧升座。誦得四紙許。王起到座前。頂禮三拜。遣人送之上生天道。

弘贊法華傳卷第六

弘贊法華傳卷第七

藍谷沙門慧詳撰

誦持第六之二

北齊靈巖寺東林僧
北齊并州看山掘地得舌
北齊壽門山頂釋道樹
北齊釋靈偘(老矩師附)
陳交州僧都釋法愛
陳壽春曲水寺釋法慧(華手尼附東閣梨附)
隋光祿大夫陳陵妻章氏
隋齊州靈巖寺釋僧生
隋瑯琊居士王梵行
隋江都縣釋慧向(尼法潤附)
隋高邑釋寶通
隋江陽永齊寺釋僧映
隋清信士陸淳
隋淨道寺釋法朗
隋禪居道場釋慧斌
隋長樂寺釋慧偕
隋天台山釋智越
隋鄂州神異釋僧朗
隋黃州隨化寺釋玄秀
隋始興釋慧峙
隋楊州長樂寺釋智業
隋并州人高守節

高齊時有僧。失其名。在靈巖寺東林。誦法華經。每精誠懇到。中表潔淨。焚香禮佛。以求證驗。初有大蛇及雉鹿等。俱來立聽。誦訖乃散。中時即山神將食。自來供養。後忽見光明。從東山而下。有大菩薩。乘六牙白象。大眾圍繞。直至其前。僧望光禮拜。慶悅深至。疑義闕文。皆為敷釋。餘眾但聞異香。經久方隱。

齊文成世。并州東看山側。有人堀地。得見一處土。其色黃白。與旁有異。尋見一物。狀人兩脣。其中有舌。鮮紅赤色。以事聞奏。問諸通人。無能知者。沙門大統法上奏曰。此持法華者。六根不壞報耳。誦滿千遍。其微。驗乎。乃勑中書舍人高珍曰。卿是信向之

人。自往看省。必有靈異。宜遷置淨所。設齋供養。珍奉勅至彼。集諸持法華沙門。執爐潔齋。遶旋而祝曰。菩薩涅槃。年代已遠。像法流行。奉無謬者。請現感應。纔始發聲。此之脣舌。一時鼓動。雖無聲響。而相似讀誦。諸同見者。莫不毛竪。珍以狀聞。詔遣石函藏之。遷于塔室(云云)。

釋道樹。壽春石澗人。蔬食長齋。誦法華一部。禪思通徹。遠近欽敬。住壽門山頂寺。時住聚落。應赴齊供。就他乞衣食者。必是為之轉厄。將物永去。災障轉移。退物更還。禍即不滅。有人姓鄭。請樹宿齊。誦經始訖。端坐思念。忽云。徵相不好。見一棺木。破某處入。從某處生。於是。合家次第來問。並云非也。至少新婦曰。或是汝耶。宜好用心。少時。此婦因產而卒。又一時。諸尼在鄭寺。共學經聲。樹來觀。歷到一沙彌尼。斂眉語曰。爾須懺悔。更二年嬰百牛疾。乞活道路。果如其言。預記多驗。年九十餘卒。即天保中也。

釋靈偘。未詳何人。識見聰敏。每誦法華。初誦經竟。便感惡疾。即訴其師云。偘聞。受持法華。得六根清淨。云何偘誦。乃感斯疾。其師云。汝誦經時。作若為方法。答云。誦時。或不洗手。或復袒。乍安脚後。乍置床頭耳。師云。此是護法善神。譴罰汝也。非關經無感德。汝可懺悔。於是。作素木函。盛經頂載。在殿內行道。除大小便及以食飲。專自苦到。乃至頭破血流。自咎自責。如是經歷三年。於五更向曉。有人叩佛殿戶。喚令便開。偘初不肯云。其是罪人。何處有閑傭相與開門。喚之不已。遂為開之。見一老公。鬚鬢皓白。手捉一杖。即連打偘云。汝從今去。更敢輕慢法華經耶。應打之時。身瘡除愈。四大平復。天明視殿前。見有象跡。始知此老公是普賢菩薩。來降滅罪也。自爾。改懺悛革。精勤習誦。後不知所終。

又老矩師。亦以法華為業。誦持。即覺口中別有甘味。非世所有。故誦之。不欲息也。

釋法愛。長沙人也。少而出家。不能蔬節苦行。誦法華經甚通利。兼聽三論。隋陽晉征交阯。值交人反亂。愛隨例藏避。忽為五賊所得。置在一處。口云。待我食竟。殺却道人。愛乃見壁邊有一槊子。挾將出外。向北直走。值一大樹。隱立樹邊。賊食竟起。遂遙似見愛。竟往趣之。近便不覩。自相謂曰。向者遙見道人。比至不見。當是去竟。愛一心捉槊不敢動。賊迴首遠相望。如有所矚。忽云。道人已去。宜共逐之。遂奔馳竟往。愛。於是向北走。到一棘林。即投中隱避。乃遇兩虎相抱而臥。虎見愛來。並舉頭看愛。愛轉惶懼。口云。二檀越。貧道被賊逐。急投檀越。願時將接救護。二虎即出外。奮迅驚吼。賊便退散。愛又北走。虎隨追之。到一水

邊見人。持數片飲食授與愛。愛受而食之。乃是煎膏粖也。氣味甚美。即便渡水上洲。虎亦捨去。仍宿洲上。又遇二人。亦同在宿。大設異味。至曉方別。仍又囑云。但北向行。自當得脫。於是北出三十餘里。乃逢知舊。亦同避賊。相見歡喜。始得免脫。愛後向道俗說之。不知所終。

釋法慧。未詳氏族。出家住壽春曲水寺。蔬食長齊。不受嚫施。無貪無瞋。心行調善。布衣弊衲。不居房室止有繩床。在步廊下。誦法華經一部。誦時。口必有密光。看者。皆見照於檐宇。年七十五而終。即陳宣時也。

又高[邱-丘+王]縣比丘尼花手。誦法華經。適通第一。右手爪上即生一花。形如蔆菜。如是誦五卷。五指爪上。生於五花。次誦第六第七。掌內又生二花。形大於前。州境因呼為花手尼。尼亦無甚苦節。陳武帝。召見看之。後不知所終。

又長干寺東閣梨者。誦法華經。甚有節行。每有所誦。瓶水。夏冷冬溫。略為常候。

清信女章氏。隋右光祿大夫陳陵妻也。誦法華經。每悔四體羸乏。不堪久誦。忽夢僧。持一椀藥作黃色。來在章前。與之令服。已經少時。因腹痛驚覺。腹痛既甚。即使喚陵尋至。章云。世人道。若夢見道人。多是鬼。今夜忽夢服道人藥。即是服鬼藥。決死不疑。語頃乃令陵避。須臾下痢。純作薰色。似夢所見。痢竟。所患都差。自後四體休健。常能讀誦。日夜一遍。無復困極也。

釋僧生。不知氏族。或云。衛州人。以開皇六年。至齊州界。其人。室無定所。但有伽藍之地。不問有僧無僧。仍於中住。乞食誦經。限滿千遍。然後一移。其年。至靈巖寶山道場。於蘭若中。住誦經。爾夜。山神將數十人來聽。生問曰。檀越何神。答云。弟子。是北山神。住此已來七百餘年。今聞法師誦經。故來聽之。屈師為誦。良久乃去。自後常爾。生於後出往相州。建造經藏。旬月而成。意欲於眼中燃燈供養。而不能得出眼精人。於是。營得一刀子長五六寸。并錢一貫。入山覓獵師。師云。不用師錢。但與弟子刀子。獵師即為出眼竟。身青瘀。然後乃穌。穌竟。語獵師云。可以火熟。此瘡。獵師以火熟之。然後還相州法藏寺。燃燈供養。誦經不息。若欲析請舍利。暫爾斂心。即降三五。或時。七日伏念。便盈百數。近遠道俗。深敬慕之。開皇七年卒矣。

清信士王。梵行。瑯琊臨沂人。小失兩眼。其母慈念。口授法華。至年十三。一部通利。仍晝夜誦習。憑心專到。誦得一萬七千遍。雖目無覩。而行來不須前導。自識坑坎。能織席簞。縫衣書疏。勝有眼人。人咸疑其別有所得。蔬食持齊。永無妻娶。年七十一。開

皇六年終。屍陀草野。鳥獸不敢近。肉既消盡。唯餘白骨。舌方出口。長一尺餘。色如蓮花。其弟慧義。以塼函盛之。久而不爛。
釋慧向。俗姓劉氏。彭城人。甚有道素。眾所知識。省事務。唯誦法華。來到江都縣。寄故亭村住。年一百二歲。初無疾病。而忽云。貧道當行。與檀越別。於是端坐而終。村人輿出林間。未敢埋殯。經一七日。其屍忽自仰臥。初申後屈已合掌。了不爛壞。轉久但乾辟而已。村人埋之於銅山之側。採樵人。時有聞誦經聲。不知的。在何處。揚州總管府司馬趙元恪。因公行次。從向墓傍過。見一莖蓮華。生於陸地。怪而訪之。村人云。是慧向師之塚。此僧生存。誦法華經。或當是其所致。乃堀而視之。唯白骨口中。其舌如舊。紅赤柔軟。都不變壞。從此舌根。生此蓮花。因遂聞奏。表其靈異。又起七層塼塔。塔今見在。
又比丘尼法潤。姓陳。丹陽人也。住三昧寺。誦法華經。甚有道行。死後。屍陀林野。以施蟲獸。經停百許日。蟲鳥噉食都盡。唯舌與心。宛然俱存。舌猶赤色。而心稍如黑耳。其緣家子弟。乃收葬起塔。
釋寶通。不知氏族。高[邱-丘+王]人。無餘知解。唯誦法華經第七卷呪數篇耳。而忽自見鬼物。有楊橋村趙家婦。為村神所魅。通當過到神舍。神乃起迎請座。通謂神曰。居近人村。應為作益。何仍魅他婦耶。神曰。非弟子咎。此是群下耳。當為治之。即遣小吏。喚得魅神來到庭前。罰之一百流血。趙婦因是得差。又問神曰。彼白露村神。與此相關不。神曰。亦相關耳。通曰。彼村有郝家婦。為彼村神所魅。能令差不。神曰。可得。即遣喚彼白露村神。亦罰一百。郝家婦尋差。於後。趙氏妻。舊疾還發。歌吟竟日。主人告通。通此往。即見前得罰之神。在病人傍。通語曰。前言永去。今那得來。吾當誦呪。神乃叩頭。求哀乞得歸。不煩呪也。神於是遙去。因爾永差。
釋僧映。未詳氏族居貫也。少出家。住江陽永齊寺。誦法華經。至于年老。誦習無輟。與一法師竝房。法師意常嫌誦經聲高。妨癈看讀。請騫師諫之。爾日初夜月朗。僧映依常誦經。騫師欲往諫止。開戶望見。映房前。有數千人。身著鉀鎧。持弓帶仗。叉手胡跪。以聽誦經。騫師即退歸房。明日備向此法師。述昨宵所見。共往懺悔嫌怪之罪。映。若凡常行往。恒聞前後似有鉀仗之聲。開皇年中。卒於寺矣。
清信士陸淳。吳人也。誦法華經一部。蔬食長齊。以大業二年五月。染患甚篤。經十餘日。於後四日四夜。仰臥看屋。了不暫眴。有知識叡師。因來看疾。問。何所覩耶。其答云。佛記淳當生炎摩

天。今見彼天宮堂殿。林木城闕。諸天徒眾。看之致樂。不覺倦也。過四日。身亡。

釋法朗。俗姓張。河北武城人也。幼而出家。唯修練行。住彭城郡南山淨道寺。為沙彌時。誦法華經。自少至老。誦習無懈。至年五十三。開皇十三年死。得七日。見閻羅王。王前有六道人。王問初一僧。有何德業。初人答。誦維摩經。王曰。度南邊立。問第二僧。有何德行。答。誦涅槃經十卷。王曰。亦南邊立。問第三僧。有何德業。答。誦金光明經。王曰。亦南邊立。問第四僧。有何行業。答。講涅槃經。王曰。度西行立。問第五僧。有何德行。答。講十地論。王斂眉而言曰。度北行立。第六問法朗云。有何行業。答。誦法華經。王曰。度東行立。問六僧竟。遣人。領北行立者。向地獄道。領西行立者。向畜生道。領南行三僧。向人道。語向三道者云。去不得歸。次語法朗。領往天道。令見其生處。可放還家。賜壽八十五歲。朗後天宮還。忽然而活。看左臂上。隱隱有赤字。作八十五歲字。

釋慧斌。俗姓胡氏。出家。住豫章郡禪居道場。後師事天台智顗。祈求出家。蔬食長齊。精苦尤甚。隱居匡山。杜絕人物。誦法華經。初誦經竟。即燃左手第四指。以為供養。如此日限三遍。自是累年每有殊香熏馥房戶。又聞彈指感動居隣。以大業八年八月捨命。春秋四十有四。未亡之前。自覩神人現形數丈。而為作禮。稱歎持經功德。因言。法師當行。躬願陪從。又寺僧智海。實行人也。夢法師云。今生兜率陀天。接奉無由。便此辭別。深相勸課。使共行道。身亡以後。形體長大。倍於平昔。斂以舊衣。三分蔽一。道俗驚異。莫詳其理。遺言付囑。令身施眾生。同學僧顗。贊成其志。收骸。建立方墳於尸陀之所洪井巖焉。

釋慧偕。俗姓劉。海陵人也。年九歲出家。事江都郡長樂寺盈法師。為弟子。年至十七。方誦法華。十八。師便遷化。唯餘第四卷見寶塔品。已後未過。年二十二。遂染時患。當時困篤。唯一心念觀世音勢至。及所誦經。請救免厄。忽夢有人。來追慧偕。及同寺智達。將去。經涉山嶮。履踐蕞藉。俄頃到一處。如今府寺。行牆屋宇房廊宛然。兵衛森列。執持器仗。入門望見。一人戴烏紗帽。身著白衣。甚好鬚面。在廳上坐云。是閻羅王。傍無侍衛。此追攝人。送文書。舒王前案上。王即判偕等二人。取為左右。偕訴云。願誦法華經。餘半卷未度。及功德未了。所以不愜。王又判放偕。遙見放字分明。王即喚向所追慧偕人來脫衣。復喚得一人。頭有角形。狀如今鬼卒。手捉長鞭。撻此人。偕便驚覺。喚觀世音彌勒。斯須臾。乃見一梵僧。手把楊枝。復有一俗人。如今維摩詰像。手擎銅娑羅水。此僧。即持楊枝拂偕。取水賜漱。問。病得幾日。偕

答。五日。僧云。六日當差。至明朝。即鼻中瀉血。便即解醒。偕病差後。經停少時。知達染患。首尾七日。便即命過。偕平復如故。已後罄捨身資。造彌陀觀音勢至等像。又造法華思蓋等雜經。二十餘部。至大業十二年。偕年四十三。後不知所終。

釋智越。姓鄭氏。南陽人也。少出家。早離塵俗。後到金陵。便值智者。北面投誠。授以禪法。深達五門。窮通六妙。誦法華經。萬有餘遍。瓶水自盈。經之力也。學徒雖眾。最居稱首。臨海露山精舍。巨有靈異。智者每令影響。晦跡已後。台山一眾。斯焉是屬。大業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寢疾經旬。右脇而卒。春秋七十四。臨終之日。山崩地動。境內道俗。咸所見聞。

釋僧朗。一名法朗。俗姓許氏。南陽人。年二十餘。欣欲出家。尋預剃落。捿止無定。多住鄂州。形貌與世殊。有奇相。飲噉同俗。為時共輕。常養一猴一犬。其狀偉大。皆黃赤色。不狎餘人。惟附於朗。日夕相隨。未曾捨離。若至食時。以木盂受食。朗噉飽已。餘者用餧。同器食訖。猴便取盂戴之。騎犬背上。先朗而行。人有奪者。輒為所咋。朗任犬盤遊。略無常度。陳末隋初。行於江嶺之表。章服麁弊。威儀越序。杖策徒行。護養生命。時復讀誦諸經。偏以法華為志。素乏聲[口*(上/下)]。乃潔誓誦之。一坐七遍。如是不久。音韻諧暢。或如箏笛。或似風雷。縱任抑揚。文句明了。而脣吻不動。轉起喉中。傍人觀者。視聽皆失。其誦必以七數為期。乃至七十。七百。七千。逮于七萬。然臂脚及手甲。縮任懷。有若龜藏。時同肉聚。或往酒席。同諸醼飲。而嚼噍猪肉。不測其來。故世語云。法華朗。五處俱時縮。猪肉滿口腹。或復巡江洄泝。拱手舟中。猴犬在傍。都無艤棹。隨意所往。雖凌犯風波。瞬息之間。便達所在。大業末歲。猶未塵飛。而朗口惟唱賊。朝夕不息。官人懼以惑眾。遂幽而殺之。襄陽法琳。素與交遊。奉其遠度。因事而述。

釋玄秀。未詳氏族居貫。少出家。住黃州隨化寺。性清慎溫恭。為志常誦法華。每感微異。未以為怪。時屬炎暑。同友遂涼。遣召秀來。欲有談笑。既至房前。但見羽衛嚴肅。人馬偉大。怖而返告。同往共觀。如初不異。轉至後門。其徒彌盛。上望空中。填塞無際。多乘象馬。類雜鬼神。乃知其感通也。置而却返。明晨慚謝。朋徒遂絕。秀專斯業。隋末終寺。

釋慧峙。未詳氏族。始興人也。少而道素。勤於聽習。誦法華經。凡三千餘遍。年二十三。正聽律。忽染時患。經涉數旬。乃夢有人將峙。到一所牆院。赤白一如官舍。入門即見貴人。形長八九尺。身著絳紺袍。戴烏紗帽。云。是閻羅王。王問。師作何德業。峙答云。少來誦法華經。王云。可誦。峙即覺昇一高座面向西。誦法華

經第二卷。到譬喻品中譬如長者有一大宅便住。王即起云。法師還去。命二人送。一人姓陳。一人不記。送出到路側。將峙入一棘林中。斷峙身為兩段。人各捉一段。到河水邊洗之。竟仍擲過傍岸。因即醒悟。疾亦輕損。數日平復。即能聽誦。又年五十五時。身又染患。忽夢見在始興果心寺浮圖上立。有人推下云。乞汝八十餘年命。因即痊愈。到大業十三年。年八十二歲。後不知所終。

釋智業。俗姓揚氏。少小出家。住揚州長樂寺。精勤戒業。誦法華經。文句通利。猶若瀉瓶。隋大業末年。字文化及在揚州作逆。殺煬帝於宮闈。于時天下崩離百姓飢饉。居人波迸。米升萬錢。智業。時在別院。居一小屋。專誦不輟。遂餓死房中。無人收葬。此屋因復傾倒。智業屍骸。竟在其下。及義寧初。平定之後。其處忽生一莖蓮花。光色開敷。異常鮮麗。道俗驚嗟。莫知其故。時寺僧有耆舊者。乃悟曰。此地。曾有一僧。專誦法華。于時。既屬喪亂。於茲捨命。無人埋殯。骸骨在此。必是僧之靈也。乃尋堀花根。果得骸骨。其青蓮花。乃從髑髏中舌根下生。舌如生存。都不爛壞。寺眾。乃將舌及華上堂。鳴鐘集眾。為轉法華。其舌聞經。猶能振動。道俗聞之。觀者如堵。莫不嗟歎。咸發勝心矣。

隋并州人。高守節。家代信奉。而守節尤為精到。年十六七時。曾遊代都。道遇沙門。年可六十。自稱海雲。與之談敘。因謂曰。兒能誦經不。答曰。誠其本心。雲。即將向五臺。至一處。見三草屋。纔得容身。乃於中止。教誦法華經。在外乞求。給其衣食。節。屢見胡僧來至。與師言笑。終而歸去後。雲輒問曰。識向胡僧不。曰。不識。雲貌似戲言曰。是文殊師利菩薩。節。雖頻承此告。未悟其旨。後忽使節下山。就村取物。仍誡曰。夫女人者。眾惡之本。壞菩提道。破涅槃城。汝向人間。宜其深慎。節敬諾。受教下山。中路乃見一女人。年十四五。衣服鮮花。姿容雅麗。乘一白馬。直趣其前。扣頭向節曰。身有急患。要須下乘。馬好跳躍。制不自由。希君扶接。濟此微命。節遂念師言。竟不迴顧。女亦追尋數里。苦切其辭。節執志如初。俄而致失。既還本處。具陳其事。師曰。汝真丈夫矣。雖然。此是文殊師利菩薩。節尚不悟。猶謂戲言。然。於此誦經。凡歷三載。法華一部。甚得精淳。後聞長安度人。心希剃落。晨昏方便。諮師欲去。師云。汝誦得法華。大乘種子。今已成就。汝必欲去。當詢好師。此之一別。難重相見。汝京內可於禪定道場。依止臥倫禪師。節入京求度。不遂其心。乃往倫所。倫曰。汝從何來。答。從五臺山來。和尚。遣與師為弟子。倫曰。和尚名誰。答曰。名海雲。倫大驚歎曰。五臺山者。文殊所居。海雲比丘。即是華嚴經中善財童子。第三大善知識。汝何以棄此聖人。千劫萬劫。無由一遇。何其誤耶。節乃始悟由來。恨

不碎其身骨。而愚情眷眷。猶希再覩。遂辭倫返迹。日夜奔馳。及至故處。都無所見。
弘贊法華傳卷第七

弘贊法華傳卷第八

藍谷沙門慧詳撰

誦持第六之三

唐藍田山悟真寺釋慧超(善思附)
唐蒙陽長韋仲珪
唐左監門校尉李山龍
唐伯濟國釋慧顯
唐隱居釋法智
唐雍州高逸釋遺俗
唐驪山高逸釋法喜
唐金陵棲玄寺釋道瓊
唐雍州寶雲寺釋智友
唐藍田山悟真寺釋法誠(楊難及附)
唐攝山棲霞寺釋智聰
唐絳州徹禪師所教癩人
唐京西南福水鄉史呵誓(釋道正附)
唐提州永福寺釋玄真
唐高逸釋正則
唐丹陽人陰明觀
唐雍州藍田謝智藏
唐臣山高逸釋慧津
唐西京辯才寺釋道璉(洪粲附)
唐雍州觀道士史(秦州權氏女附)
唐左肅機崔義起突厥侍女
唐西京興善寺釋萬相(楊州道藝附)
唐西京淨影寺釋智藏
唐雍州高逸釋弘照(履信附)
唐蘇州混山縣尼

更有廿八人錄名居後。

釋慧超。俗姓范氏。丹陽建元人也。少有遠量。溫雅明達。蕭然有拔塵之想。於是研窮祕藏。用成其願焉。誦法華經。以為恒業。時光州大蘇山慧思禪師。悟一乘之妙義。明三觀之奧旨。超聞之。與天台智者。仙城慧命。契結良因。累年尋詣。禪師。常語眾曰。超公得忍人也。會稽淨業法師。卜 居藍谷。欽超道德。親自邀請。共

隱八年。常勤六度。又嘗法令嚴峻。禁勒沙門。超。潛伏瓦窯。綿歷三紀。後時難廓清。拂衣而去。告窯主曰。貧道。此中誦法華經。已千餘遍。可掃灑供養。勿更用之。其人不信。仍修舊貫所燒之瓦。遂變作蓮華之形。周植四壁。遠近見者。咸歎異之。又嘗在寺誦經。有一猛獸。來聽超誦。兼為受戒。以手撫之。略如家犬。語曰。檀越好去。即依言而返。感徹幽明。難以具記。後臥疾。弟子流涕跪問。答曰。吾之常也。長生不忻。夕死不慼。乃面西而坐云。第一義空。清淨智觀。奄然長往。年七十有七。即武德五年十二月六日也。自超九歲入道。即誦法華經。凡五十餘年。向二十千遍。

有門人善思者。亦誦法華。萬有餘遍。臨終之日。幡華音樂。紛聒空際。在寺僧眾。咸悉見聞。又自見華臺迎之。思乃端然拱立。合掌而化。遠近觀者。如堵牆焉。不許葬埋。施諸飛走。

清信士韋仲珪。臨邛人也。天性孝悌。為里所敬。年十七。群表尤異。為蒙陽長。父廉。自資陽郡。亟以老歸。武德中。遘病。仲珪不釋冠帶。勤於孝養。父之卒也。謝遣妻妾。廬於墓老。尤信佛教。誦法華經。晝即負土成墳。夜即專誦斯典。精誠不倦。綿歷歲時。常有猛獸。夜至廬前。蹲踞聽經。久而不去。仲珪正念曰。不願猛獸之相逼也。獸即起去。明旦。見繞墓生芝草。七十三莖。當墳前者。行列次第。如人種植。皆朱莖紫蓋。蓋徑二寸。光色異常。隣里以告州縣。時。辛君昌為刺史。沈裕為別駕。共至墓所察之。忽有一鳥如鴨。銜雙魚。各長尺許。飛來集君昌前。置魚於地而去。君昌等。尤深嗟歎。採芝草封。奏詔旌問後不知所終。

清信士李山龍。[馮/廾]翊人也。以武德年中。任左監門校尉。忽暴亡。而心上不冷如掌許。家人未忍殯斂。至七日而蘇。自說云。當死時。被冥官收錄。至一官曹廳。甚宏壯。其庭亦廣。庭內有囚數千人。或枷鎖。或杻械。皆立庭中。吏將山龍至廳事。見一大官坐高床。侍衛如王者。山龍問吏。此何官吏。曰。是王也。山龍至階下。王問。汝生平作何福業。山龍對曰。鄉人每設齊講。恒施物同之。王曰。汝身作何善業。山龍曰。誦法華經兩卷。王曰。大善。可升階。既升廳上。東北間。有一高座如講座者。王指座謂山龍曰。可升此座誦經。山龍奉命至座側。王即起立曰。請法師升座。山龍升座訖。王乃向之而坐。山龍誦曰。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王曰。請法師止。山龍即止下座。復立階下。顧庭內囚已盡。無一在者。王謂龍曰。君誦經之福。非唯自利。乃令庭內眾囚皆以聞經獲免。豈不善哉。今放君還去。山龍拜辭。行數十步。即見三人來。謂龍曰。王放君去。可不少多乞遺我等。龍未及言。吏謂山龍曰。王放君不由彼。然三人者。是前收錄君使人。山龍惶懼。謝

三人曰。愚不識公。請至家備物。但不知於何處送之。三人曰。於水邊送。山龍許諾。辭吏歸家。見家人正哭經營殯具。山龍入至屍傍便活。後剪作錢帛。并酒食。送於水邊。忽見三人來謝。愧荷言畢。忽然不見。

釋慧顯。伯濟國人也。少出家。苦心精專。以誦法華為業。祈福請願。所遂者多。聞講三論。便從聽受法。一染神。彌增其緒。初住本國北部修德寺。有眾即講。無便清誦。四遠聞風。造山誼接。便往南方達拏山。山極深嶮。重巖崇固。縱有往展。登陟艱危。顯靜坐其中。專業如故。遂終于彼。同學與。屍置石窟中。虎噉身骨並盡。唯餘髏舌存焉。經于三周。其舌彌紅赤。柔軟勝常。過後方變紫。鞭如石。道俗怪而敬焉。緘于石塔。時年五十有八。即貞觀之初年也。

釋法智。宣城人也。少小出家。戒行勤苦。不交俗務。隱居山林。清淨求志。誦法華一部。曾無懈廢。兼復聲韻朗徹。音句分明。每常唱誦。人皆樂聞。時人。呼為智法華。貞觀年初。居蔣山上定林寺。嘗一夜。誦至寶塔品。其時風雨晦冥。震雷大至。師誦念不息。有諸房眾僧。皆出外觀雷雨。每因電光流昭。即見一寶塔。在虛空中。有大眾恭敬圍繞。寺僧驚異。咸共觀之。至雲雨晴霽。乃不復出。眾共稱讚。知是持經者所感致也。

釋遺俗。不知何人。以唐運初開。遊上雍州醴泉縣南美泉鄉陽陸家。鎮常供養。清儉寡欲。惟誦法華為業。晝夜相係。乃數千遍。以貞觀初。因疾將終。遺屬友人慧廊曰。比雖誦經意望靈驗。以生蒙俗信向之善。若身死後。不須露骸。埋之十載。可為發出。舌根必爛。知無受持。若猶存在。當告道俗。為起一塔。以示感靈。言訖而終。遂依埋葬。至貞觀十一年。廊與諸知故。就墓發之。身肉都銷。惟舌不朽。一縣士女。咸共仰戴。誦持之流。又倍恒度。乃函盛其舌。於陽陸村北甘谷南岸。為建塼塔。識者尊嚴。彌隆信敬。

釋法喜。俗姓李。襄陽人也。七歲出家。事顗禪師。為其津導。荊州青溪山寺四十餘僧。喜為沙彌。親所供奉。晝即炊煮薪蒸。夜便誦習經典。山居無炬。燃柴取明。每夕自課誦通一紙。如是累時。所緣通利。雖學諸經部類。而遍以法華為宗。常假食息中間。兼誦一卷。餘即專以禪業念在前。纔有昏心。便有溫故。又以顗師去世。意欲冥祐靈爽。願誦千遍法華。因即不處舊房。但巡遶寺塔。行坐二儀。誓窮本願。數滿八百。精厲晨宵。繫心不散。覺轉[但-日+木]健。同寺僧。見白牛駕。以寶車入喜房內。追而觀之。了無縱緒。方知幽通之感。有契教門。武德四年。蕭瑀召住津梁寺。後退居驪阜。而卑弱自守。營救在懷。諸有疾苦。無論客舊。皆周給

瞻問。親為將療。至於屎尿膿吐。皆就向[口*束]之。都無污賤。情倍欣懌。以常業也。貞觀六年春。創染微疾。自知非久。強加醫療。終無進服。至十月十二日。乃告門人。無常至矣。勿事囂擾。當默然靜慮。津。吾去識。勿使異人。輒入房也。時時唱告三界虛空但是一心。大眾。忽聞林北音樂車振之聲。因以告之。喜曰。世間果報。久已捨之。如何更生樂處。終是纏累。乃又入定。須臾聲止。香氣充滿。達五更初。端坐而卒。春秋六十有一。形色鮮潔。如常在定。

釋道瓊。俗姓張氏。不知何許人也。貞觀六七年中。住金陵棲玄寺。無他行業。唯誦法華一部。兼聲韻清雅。人所樂聞。與一沙門字法敏。同房居止。瓊於後夜。端坐誦經。敏在床側。裸體而臥。身甚休強。先來無患。忽從床上。自樸仆地床。如人力牽掣打棒。求哀乞恩。如是非一。道瓊初見忙懼。失聲唱叫。合寺驚走。謂是大蟲。須臾見瓊相報。始共觀候。楎檨猶自未已。經一日後。漸得安定。乃失本心。問其所由。答云。見有神鬼瞋責。為露體仰臥。不敬經典(云云)。

釋智友蔣州人。未詳氏族所出。幼而齊肅。端居不雜塵伍。早年離俗。雅愛斯典。晝夜誦持。略無棄日。及乎陳入關。便住花原縣寶雲寺。雖自南徂北。此業無虧。每誦經之時。必執爐閉目。香煙不絕。凡經四十二年。前後總計將五萬遍。所用澡瓶。居常溢滿。以貞觀八年。無疾坐卒於所住寺。春秋七十二。將終之日。有天樂來迎。於房戶空中。繁食良久。又有香氣若雲。充塞院宇。其人物在內。互不相見。久之而滅。弟子德藏。及鄉人士庶。千有餘人。遷柩于東南安居山。坐屍樹下。經宿就視。莫知所在。

釋法誠。俗姓樊氏。雍州萬年人也。童子出家。事神僧僧和為弟子。和特有殊鑒。識其名器。乃遣就禪林寺相禪師。遵承定學。未盈數載。遂升堂奧焉。後遇超公。隱居藍谷。披誠請誨。虛受不怠。雖慧解傍通。以誦法華為業。嘗心力疲竭。將癈受持。遂作觀音行道。以祈冥祐。滿三七日。於佛前。忽見巨人著白衣。持一品藥。授令服之。此後心力倍常。讀誦無輟。每夏中。[米*(升-一+下)]五百遍。六齋日[米*(升-一+下)]七遍。欲過此數。亦不為勞。略計十年。將餘萬遍。屢聞空中作樂。金石鏗鏘。至誦經遍其聲。乃息。嘗有下村一清信士。恒供養誠。家中忽遭重患。長幼十餘。並至危慴。其人憂迫。投誠乞救。誠乃引至法華堂內二畫神前。指而謂曰。此檀越。信心真實。家嬰患苦。汝可隨之為除疾病。其人即歸。患者並見二神。以手楯撫。應時痊復。嘗有凶人欲密害誠者。夜往其處。乃見門內。猛火赩然。遂慚悔而遁。貞觀十四年夏安居之末。因忽有疾。自知將謝。願生兜率。澡浴之後。誠

令儉約。至月末。天故語曰。欲來徑入。何用絃歌。顧謂侍者曰。有童子相迎。今在門外。吾將去矣。如來正戒。其勗勉之。無後悔也。言畢。口出光明。燭燿房宇。又聞異香芬馥而至。眾見儼然端坐。不覺已終。年七十有八。貞觀十四年七月也。

有俗士揚難及者。本縣人也。幼而耿介。不雜凡遊。年將知命。方祈妙典。聞誠有道。遂師事焉。誠乃授以法華。數月之間。悉得通利。勵精翫習。曉夜忘疲。雖涉眾務。其聲不輟。於後。無疾奄然而終。終後焚燒。髏舌獨在。誠因收舉。藏之石函。置法華堂。時加供養。屢聞函內諷誦之聲。振動石函。詞句明了。聞者敬悚。知受持之力焉。

釋智聰。未詳何人。每誦法華。兼聽三論。陳平後。渡江住揚州安樂寺。大業既崩。思歸無計。隱江荻中。誦法華經。感有四虎遶之而已。聰不食經十餘日。初無飢渴。謂虎曰。吾命須臾。卿須可食。其虎忽作人言。造天立地。無有此理。俄見一老公。年可八十。掖下挾船。來就聰所曰。師欲渡江。棲霞住者。可即上船。四虎一時目中淚出。聰謂公曰。救危拔難。正在今日。可迎四虎。於是。利涉往達南岸。船及老人。不知何在。聰領四虎。同至棲霞舍利塔西。經行坐禪。誓不寢臥。眾徒八十。咸不出院。若有凶事。一虎入寺大聲告眾。由此驚悟。至貞觀二十三年四月八日。小食訖。往止觀興皇。禮大師影像。還歸本房。安坐而卒。異香充溢。丹陽一郭。受戒道俗。三千餘人。奔走登山。哀慟林野。時年九十九矣。

釋僧徹。未詳何人。住絳州南孤山陷泉寺。曾行遇癩者。徹引至山中。為鑿穴給食。令誦法華。癩者。素不識字。加又頑鄙。句句授之。終不辭倦。誦經向半。夢有教者。自後稍聰。得五六卷。瘡漸覺愈。一部既了。鬢眉平復。膚色如常。故經云。病之良藥。斯誠驗矣。

清信士史呵誓者。住京城西南豐谷鄉。少懷善念。常誦法華。行安樂行。慈悲在意。不乘畜產。虛幻為心。名霑令史。往還京省。以誦業相仍。恐路逢相識。人事暄涼。便廢所誦。故其所行。必由小徑。低聲怡顏。緣念相續。及終之時。感異香殊氣充於村曲。後十年。妻已重發。唯舌鮮好。餘皆朽盡。乃別標顯焉。又釋道正。金陵白馬寺僧也。亦誦法華。身死之後。以火燒身。乃於灰中。得舌一枚。儼然不壞。道俗莫不稱歎(云云)。

釋玄真。俗姓憑氏。本壽春人也。少小出家。言遊揚土。居永福寺。誦法華經一部。無時懈息。時於秋天月夜。持誦此經。至第七方半。比房有一沙門。忽起如廁。乃見庭中有大人形。回舉頭四望。即觀空中。有一神人。嶷然而住。此沙門。因立足瞻仰。更不

移步。久之。經文亦了。神忽不見。其僧。從此學誦持。終身不懈。

釋正則。俗姓張氏。幼而出家。脂腴不犯。五十餘年。戒行無缺。誦法華經一部。文句通利。晝夜誦念。不曾棄口。時人號為則法華也。褚惲家甚敬信。於居宅之內。別為一院。立佛堂僧房。則。緣眾事出城。即居停宅內。忽遇患彌篤。遂終褚家。死後輿還本寺。則去之後於所臥房。但聞異香氛氳。七日乃歇。則初大漸。經二日。氣息纔屬。至墓方穌。乃謂諸弟子曰。吾向一處來。見宮殿崇麗。七寶莊嚴。寶樹金池。非常奇特。亦不可以世間能比。又見無量諸聖僧。快樂不可言。後經信宿乃絕。年七十餘矣。

清信士陰明觀。丹陽小鄒村人也。少年曾經出家。無他行業。誦法華經一部。後遂還俗。兼有妻子。家業農功。或被官驅役。或居家力作。生業甚貧。衣食不繼。口恒誦經。不曾暫息。除寢食私承官私人事之外。皆不棄口。在後。忽於夜中。聞空中有人。喚陰明觀陰明觀。喚甚分明。觀起應諾。空中人又曰。汝起。我與汝金寶。寶在村南田東頭。大黃連樹下。汝可往取。明觀懷欣。即起呼其子。持火及鍬鑼。共往田中。子見父將往。猶懷疑恨。曰。那得忽爾夜中取金。阿翁狂癲。父固戾去。及至樹下掘鑿。了不見金。兒又諫父。須臾之頃。聞空中聲曰。可更近前。依言而取。果有所獲。因此生業用展。無復貧寒之斃。村鄉怪其引用異常。疑有他故。觀乃具向父老說之。彌勤誦習矣。

清信士謝智藏。雍州藍田人也。雖處田家。恒持五戒。因緣暫至縣下。見寺中。有沙門講法華經。至第六持經眼耳鼻舌身意功德。乃即發心歸家。誦持第六一卷。除人事以外。不曾休息。其人心願更進餘卷。既遠居田野。無人教授。始欲棄家尋師。生業又癈。晝夜觀思遇明師。經於數年。忽見一婆羅門僧來扣藏門。謂藏曰。汝有食不。乞我一齊。智藏欣然。隨家所有。即具蔬飯。如法供設。僧既食畢。謂智藏曰。汝欲得受法華經者。可將本來。智藏歡喜。深適所願。即授其經。一從聞受。更不忘失。受經既了。僧忽不見。智藏懷思情甚惆悵。恨不識神人。自師去後。但聞異香。數日不絕。

釋慧津。俗姓錢氏。不知何許人。少小出家。精修定檢。匡山廬岫。每所遊盤。而恒誦法華無輟。昏曉除寢食之餘。未嘗間息。其誦。必周圍數步。掃灑清淨。採拾時花。莊嚴營飾。中心五六尺許。懸幡燒香。別施一座。於是。著新淨衣。禮十方佛。合掌端坐。然後乃誦。誦滿萬遍。忽依俙如雲霧。裏見三變八方寶座寶樹。諸佛菩薩。朦然在目。至萬五千遍。了了具見。後不知所終。

釋道璡。未詳氏族。荊州人也。戒業精勤。諷誦茲典。布衣一食。殆有過人之量。後來遊關輔。仰止道宣律師。諮求出要。探玄伊極。亞采前賢。後因博訪妙津。止辯才寺。忽體仆息微。經數日。自見被冥官追錄。將至王前。王曰。師誦法華。律行清淨。應生第四天中。慈尊眾所。弟子罪惡之身。恐不復相遇。故欲見師。願垂救也。璡遂暫穌。向諸僧具說。言訖而卒。又釋洪粲。亦誦法華。頻有山神寺神。往來禮拜(云云)。

史崇。長安郊南人也。少屬道。早預黃巾。住玄都觀。後忽發心。誦法華經。日恒一遍私立佛像。六時禮懺。每為諸道所嫉。因茲返俗彌精諷誦。後忽染患暴亡。時在盛夏。一無變壞。唯聞香氣。親里敬鑿龕。安堵側近。時時常聞妙香。後經年餘。筋肉都盡。唯舌形顏色。與常人不異。或有疑駭之者。乃火燒不變。斧斫無損。遠近見聞。信倍恒百。

秦州權氏女。常誦法華。死後十餘年。其家將欲改葬。見其骨肉。銷散略盡。唯舌如生。

左肅機崔義起。有一突厥侍女。素不識文。於麟德年中病死。經夜。見一梵僧。突厥求哀。僧以錫杖扣其頂。教誦法華經一部。言作梵音。比明乃穌。自陳其事。家人不信。告義起。起試之。突厥便誦經如流。即請西域梵僧來。聽侍女所誦之經。自首至尾。言音通正。一字不遺。時以奏聞。上云。冥道如此。豈得不信。當時朝臣。無不知者。

釋萬相。俗姓杜氏。雍州萬年人也。幼枝塵澤。遍師名德。戒珠朗徹。學海沖深。諷誦法華。兼敷義理。凡講十餘遍。而福慧是資。慈柔宅性。工誨誘。巧方便。頃以興善佛殿。忽屬災焚。輪奐再成。相有其力。又於殿之北面。造鐫石法華一部。莊嚴偉麗。頗稱奇絕焉。曾於檐下誦經。忽有白雉。馴伏左右。以手取之。初不驚擾。隨相來去。向餘十日。又於房後木。見金銅龕像。無何而至。青雀一雙。兩邊侍立。相收得像。鳥忽飛去。或爐中火炭。自然而出。或床後薦間。異香頻發。又於中夜靜坐。忽然似夢。見西北天中明星千許。久觀變為寶塔。高廣嚴飾。望之無際。又見東北七星。大踰尋仞。瞻覩未已。遂見七佛從星中出。金儀端粹。朗照赫然。相恒願見七佛及多寶佛塔。夢中悲喜交襟。禮拜讚歎。少選之間。倏焉而滅。其所誦凡四千餘遍。將終之際。令門人雅勝等。稱普賢菩薩名。俄自云。普賢菩薩來。右脅而卒於興善寺。春秋七十四。

又揚州棲靈寺僧道藝。常誦此經。每至現寶塔品。空中彈指數十下。自此後精誦倍常。

釋智藏。俗姓費氏。本夏州人也。少出家。住大興善寺。每誦法華。聲辯清徹。令人樂聞。其誦多以千遍為眼。嘗損心吐血經數日。寺僧季謇。告藏曰。傳聞。損心。用小便和麵作漿。服之即差。藏云。誓於千遍之內。不以穢物熏經。此雖為藥。終乖宿志。藏乃掃灑庭除。捧經置案。燒香旋遶。禮拜祈誠。爾夜忽如睡夢。見一梵僧。與藏取水。和麵作漿。授之令服。藏飲之未半。欻然即悟。乃心力倍常。還尊舊貫。貞觀九年。嘗有夏州僧石法師。聞藏誦經。奉蘇三斤。以充供養。藏盛以一器。初日。以銅匙。取中心桃許。明日更取。乃見舊處。融蘇凝滿。即復飲之。於是。從夏至秋。日取如故。藏私心慶悅。始悟醍醐。自出到八月。分此舊蘇。與同寺僧。靈卿音禪師為響說之。又每聞異香。及彈指之響。屢為幽人。喚之令起。而前後所誦。一萬餘遍。但以戒足少虧。不獲深悟。識者恨之。年八十有八。終於淨影寺焉。儀鳳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也。

釋弘照。俗姓尚。官雍州。高陵縣人也。祖父並世載芳猷。薄居微官。母張氏。簪纓茂族。特懷深信。照稚歲。殊姿天然雅器。口不茹薰穢。目不留玩好。塵秕在家。耽愛出俗。年二十。投成律師機禪師。而剃落焉。二德學行。著聞京邑。上首默鑒良材。欣然順許。於是。即誦法華。數月便度。而性務幽簡。不悅囂煩。其後。遂卜 宅終南。於折谷避世堡。依巖枕石。誓誦千遍。既而貞情霜皓。妙韻風暢。頻感冥祇潛來翼衛。或公私艱虞道俗纏綆。即有大蟲鳴吼。略為常候。又忽降深雪。麵唯升許。二十餘日食之不盡。但以久居此地。聞見遂多。供施殷繁。傷皮害髓。乃與友人履信。移住鄠縣西南之寒山。更修前業。路極險阻。經途百餘里。又屬咸亨不稔。素無儲積。往往有人擔齊食來送。爾後尋訪。莫知蹤緒。時二德及一居士。並結草菴。星居自榮。照忽見一蛇長百尺。斑文五色。頭高丈餘。直來菴所。低身俛聽。照初驚惶戰慄。不敢視之。閉目清誦。聲辭屢輟。漸以理革情。稍得流澤。於是。起大悲心。發深重願。合掌流淚。抗音終部。蛇少選而退。自爾頻來不息。照雖頗知無害。然惡其腥臭。懼其形狀。初以杖約。隨手即去。後令居士驅之。其乃以繩纏頸。引致深業。繫於大樹。至夜。照信及居士。夢一女人。掩淚泣而前曰。弟子。是此山神女。性樂聞法。數以穢形。干突法眾。今被驅繫。辭師遠去。不復聞誦大乘。以此為恨。照等各自驚覺。遽相徵問。所夢既同。疑其致死。即執炬往看。果有期事。居士號泣投地。披誠懺謝。就其屍所。共為誦經。又欲設千僧齋。乃於菴側。獲銀數餅。下山饌會。恰然周足。嘗行至一村。有貧女劉氏。請留供養。照愍之而止。於七日中。罄其所有。照便欲去。信女慇懃復留。更無資貨。遂剪頭髮。

以置齊食。更經七日。照復欲去。貧女悲泣固留。因復停止。女賣髮之直。用之已盡。憂根通宵。莫知出處。忽以手摩頭。覺髮生如故。驚喜踊躍。即便更剪。復經七日。還長如前。凡經三剪。照以淹留既久。煩損殊深。執持衣鉢。決不肯住。女乃頂禮具陳云。師自有[米*(升-一+下)]。照等聞此。噎不得言。悼責微軀當斯厚意。永淳之前。復往同州素絲山。依常綜習。忽無疾終於山舍。故甘泉寺四輩。聚火燒之。唯舌不燃。紅赤如本。時韓城縣慶善寺寺主。或因等行頗流俗。不信有之。乃與合寺僧徒士俗五百。柴炭數車。更燒十遍形色儼然。方皆悔伏。其舌。盛以香函。流傳供養。履信。不知何人。操業高潔。略與照同。莫逆至交。亟積寒暑。照既淪化。慨恨莫追。遂振策徂南。增修禪觀(云云)。

比丘尼。失其名。住蘇州混山縣界。少小入道。常誦法華經。每日兩遍。二十餘載。比尼容貌妍詳。見者思戀。至永昌元年。縣錄事姓朱。遂起惡心。橫加非望。尼雅志貞確。意不從之。朱乃惱亂寺眾。破損常住。尼等不知何計得免斯苦。持經尼云。此法華經。何無靈驗。即著淨衣。入佛殿。燒香發願。其後。錄事假託別由。而來寄宿。心懷異意。方欲向尼房去。少選之間。忽覺半體酸疼。男根遂落。遍身流汗。即發癩瘡。眉毛鬚鬢。一時俱墮。錄事悲悔百方。竟不痊損。

晉蜀石室山釋法緒
宋江陵釋僧隱
宋京師潤心寺釋道榮
宋高昌釋僧遵
宋廬山釋慧慶
宋京師道場寺釋法莊
宋京師彭城寺釋僧覆
宋京師枳園寺釋法匱
齊京師靈鷲寺釋僧審
齊武昌樊山釋法悟
齊京師後崗釋僧候
齊京師普弘寺釋慧溫
梁鐘山延賢寺釋慧勝
隋東都翻經館釋彥琮(常誦梵本)
隋京師淨影寺釋慧遠
魏太山丹嶺寺釋僧照
隋九江廬山釋大志
隋終南山釋普濟

隋東都慧日道場釋智果
隋懷州柏炎山寺釋曇詢
唐京師清禪寺釋慧賾
唐京師崇義寺釋慧頵
唐天台山國清寺釋僧明
唐偽鄭釋知命
唐大原釋慧遠
唐驪山津梁寺釋善慧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善因
唐京師清禪寺釋曹□

弘贊法華傳卷第八

弘贊法華傳卷第九

藍谷沙門慧祥撰

轉讀第七

外國蘭若比丘
齊高宗明皇帝
梁中宗元皇帝
宋蓋州素寺釋智遠
隋魏州刺史崔彥武
唐巴州刺史蘇長妾
唐蘇州嘉興縣令劉弘仁
唐鄭州市辛老
唐新羅國沙彌
唐并州石壁寺鴿鶵
唐洛陽白馬寺釋法眼
唐雍州萬年縣劉時

大智度論云。昔有一國中一阿蘭若比丘。大讀摩訶衍。其國王。常解髮。令其蹈過。又有一比丘。乃語王言。此摩訶盧。不多讀經。何以大供養如是。王言。我一日。半夜欲見此比丘。即往到其住處。見此比丘在窟中。讀法華經。見一金色光明人。騎白象合掌供養。我來轉迴。便滅不現。我即問。大德。以我來故。光明人滅。何也。比丘言。此即遍吉菩薩。自言。若有人讀誦法華經者。我當乘白象來教導之。我誦此經故。遍吉自來。遍吉。即普賢也。
齊高宗明皇帝。諱鸞。字景棲。凝神覺海。思積耆山。灑一雨於群曚。潤三枝於庶物。造千金像。寫一切經。持六淨齊。口誦波若。造歸依寺。召集禪僧。常讀法華。亟淹寒暑。
梁中宗元皇帝。諱繹。字世誠。積善餘慶。家傳至德。宿奉勝因。懷深信。造天居天宮二寺。供養千僧。講成實論。學毘曇。於琰師。習分著於智上。手書聖僧。并書千佛名。誦藥王呪。又復勤求寶所。頂戴髻珠。轉讀法華。以為恒務。
釋智達。益州素寺僧也。行頗流俗。而善經唄。時誦法華。年二十三。宋元徽三年六月病死。身煖不斂。遂延二日。入息稍還。至三日旦。而能言。自說。始困之時。見兩人皆著黃布袴褶。一人立于戶外。一人徑造床前。曰。上人應去。可下地。達曰。貧道體羸。不堪涉道。此人復曰。可乘輿。而輿至。達既升之。意識恍然。不

復見家人屋室。及所乘輿。四望極目。但覩荒野。途逕艱危。示道登躡。二人驅之。不得[但-日+木]息。至一朱門。牆闥甚華。達入至堂下。堂上有一貴人。朱幘專床坐。姿貌嚴達。甚有威容。左右兵衛百許人。皆朱衣柱刀。列直森然。貴人見達。乃斂容正坐。謂曰。出家之人。何置多過。達曰。有識以來。不憶作罪。問曰。誦戒度不。達曰。初受具足之時。實常習誦。比遂廢講。恒事轉輕。故於誦戒。時有虧損。復曰。沙門而不誦戒。此非法。可且讀經。達即誦法華三契而止。貴人。勅所錄達人曰。可送置惡地。勿令大苦。二人引達將去。行數十里。稍聞轟磕橈聲沸天。而前路轉闇。次至一門。高數十丈。色甚堅黑。蓋鐵門也。牆亦如此。達心自念。經說地獄。此其是矣。乃大恐怖。悔在世時不修業行。及入門裏。橈聲轉壯。久久靜聽。方知是人叫呼之響。門裏轉闇。無所復見。時有火光。乍滅乍揚。見數人反縛前行。後有數人。執叉刺之。血流泉涌。其人乃達從伯母。彼此相見。意欲共語。有人曳之殊疾。不暇得言。入門二百許步。見有一物。形如米囷。可高丈餘。二人執達。擲置囷上。裏有火。爛燒達身。半體皆爛。痛不可忍。自囷墮地悶絕。良久。二人復將達去。見有鐵鑊十餘。皆煮罪人。人在鑊中。隨沸出沒。鑊側有人。以叉刺之。或有攀鑊出者。兩目潰突。舌出尺餘。肉盡折爛。而猶不死。諸鑊皆滿。唯一尚空。二人謂達曰。上人即時應入此中。達聞其言。肝膽塗地。乃請之曰。幸聽貧道一時禮佛。便至心稽首。願免此苦。伏地食頃。祈悔特至。既而四望。無所復見。唯覩平原茂樹。風景清明。而二人猶導達行。至一樓下。樓形高小。上有人裁得容坐。謂達曰。沙門受輕報。殊可欣也。達於樓下。忽然不覺。還就時身。

博陵崔彥武。隋開皇中。任魏州刺史。因行部至一邑。愕然驚喜。謂從者曰。吾昔嘗在此邑中為人婦。今知家處。因乘馬入修巷。屈曲至一家。令叫門。主人公年老。出來拜謁。彥武入家。先升其堂。視東壁上。去地六七尺。有隆高處。謂主人曰。吾昔讀法華經。并金釵五侯。藏此壁中。高處是也。其經第七卷尾後一紙。火燒失文字。吾至今每讀此經。至第七卷尾。忘失不能記得。因令左右。鑿東壁。果得經函。開第七卷尾及金釵並如其言。主人涕泣曰。亡妻存日。常讀此經。釵亦是妻物。妻因產死。遂失所在。不謂使君乃知其處。彥武因指庭前槐樹曰。吾欲產時。自斛頭髮。置此樹空中。試令人探樹中。果得髮。於是。主人悲喜。彥武留衣物。厚給主人而去。

蘇長。未測其居貫。武德中。任都水使者。出為巴州刺史。將家口赴任。渡喜陵江。中流風起船沒。男女六十餘人。一舟溺死。唯有一妾。常讀法華經。船中水入。妾頭戴經函。誓與俱沒。既而船

沒。妾猶不沈。隨波汎濫。頃之著岸。遂載經函而出。開視其經。了無濕污。在楊州嫁為人婦。而逾篤信焉。
劉弘仁。年十八時。任國子學生。與同士十人。於相師處。求相吉凶。相師皆剋其富貴貧賤之時。天壽年月之數。謂弘仁曰。年至五十一。其年四月十一日必死。弘仁。時住蘇州嘉興縣令。其餘九人。皆如相者之說。禍福不差。及弘仁十八已來吉凶。皆驗。至今正年五十一矣。自度至期必死。以四月一日。遂詣州。與諸官寮取訣。時韓王元嘉。為蘇州刺史。問其所由。弘仁具陳其事。王教之修福。仁至四月八日。遂即遇疾甚篤。王請諸寺僧尼。為弘仁。轉法華經一千遍。至十一日。轉經數畢。諸僧又為弘仁。更讀一百遍。弘仁流汗[雨/泳]霑。所患都愈。平復如常。信知福力誠不可量也。
有辛老者。失其名。年八十餘。住鄭州市西南角。常受持法華。專心清潔。自三十年來。每夜讀經。夜明如晝。不假燈燭。若捨經卷。還暗如常。不復見物。
新羅國。有金果毅。生一男子。從小出家。樂讀法華經。至第二卷。誤燒一字。年十八。忽從夭喪。還生別處金果毅家。又得出家。即偏愛讀法華經。至第二卷。每於一字。隨問隨忘。夢有人云。小師前生。向其鄉某金果毅家生。亦得出家。在彼生時。讀誦法華。誤燒一字。是以。今生隨得忘。彼舊經現存。往彼自看。此小師。依夢向彼尋覓。果得其家。借問投宿。前生父母。依俙欲識。尋訪舊經。乃見第二。實燒一字。小師及前父母。悲喜交并。二家遂為親好。彼此無二。當即言及州縣。州縣奏聞。舉國傳詠。于今不息。即貞觀時也。
有一老僧。失其名。住并州石壁寺。禪觀為業。貞觀年末。房楹上有二鴿鶵。老師每以餘食飼之。後雖漸長。羽翼未成。乃並學飛。俱墮地而死。僧因收葬。經旬日後。僧夜夢有二小兒。告曰。兒等。為先有少罪。遂受鴿身。比來聞師讀法華經。及金剛般若。得受人身。兒等。今於此寺側十餘里某村某甲家。託生為男。十月之外。當即誕育。僧乃依期。往視見此家。一婦雙生二男。因作滿月齊。僧呼二咳子曰。鴿兒。兩兒並應曰諾。一應之後。歲餘始言也。
釋法眼。俗姓高。隋齊國公高顆曾孫也。俗字立敬。一名元懌。未出家時。貞觀中。與兄立覽。於他度寺僧明藏處。學讀法華波若。稍似精熟。敬後棄其所習。龍朔元年。征遼還。三年正月。往臺看勳。從順義門出。有兩騎追之曰。今捉獲矣。敬問曰。卿是何人。答曰。我是閻羅王使者。故來追卿。其人惶忙。走馬而出。欲投普光寺。使人曰。疾投寺門勿令入。入即得脫。及至寺門。乃見一騎

投門。又西走欲入開善寺。又合騎投門。遂爾相從而奔。欲還本宅。宅在化度寺東。恐道遠。乃欲入醴泉坊。一騎在前。其人以拳擊之。鬼遂落馬。後鬼曰。此人大麁。急曳下。挽却頭髮。即被牽髮。如刀割狀。又有朱衣白馬人。以手柘敬胸。敬應時落馬顛仆。久之稍醒。若坐霧中。家人輿還。至曉穌云。備見閻羅王。云君何盜僧果子。何事說三寶過。遂依狀罪。無敢厝言。王言。盜果之罪。合吞鐵丸四百五十枚。四年受之方盡。說過之罪。合耕其舌。因放令出。遂穌。俄自見有人頭有雙角。棒一鐵丸。縛敬手足。令一一噉之。傍人不見鐵丸。唯見敬張口努目。通身赫赤。喉內熱氣上衝。蒸鬱難近。經日方醒云。已一年吞百餘丸。其若無此經四日如此。吞丸云盡。即就會昌 化度二寺。投誠懺悔至三月三日。又被前使追將見王。王曰。爾誹謗三寶。罪當耕舌。敬又見二人。以鉗拔舌。似長數百尺。又見二人。各執一耜刃。偶耕其上。勘案乃云。嘗讀法華金剛般若。因爾得蘇。親等視其舌上。若刀割處。為讀二經。所以不斷。敬後若思若說。戰怖流淚。因遂出家。名法眼。精厲倍常。住東都白馬寺。不知所終。

劉時。雍州萬年縣平康坊人。永隆二年六月患。經二日致死。死經六日。唯心上煖。其家已擇殯日。未敢襲斂。至七日平旦。忽然再穌云。當時。被一人引入大城。宮殿樓觀。壯麗異常。見閻羅王。云汝可具錄生時功德。遂答云。生時唯讀法華經兩卷。更無別功德。王遂索罪案。及業秤秤之。法華兩卷。乃重於罪案。王撿案云。其人合得九十年活。謂案典曰。汝何以錯追。大罪過。可放他還。因令得活。經二十許日。委頓方療。遂受戒。不飲酒食肉。造金字法華經。永充供養。

弘贊法華傳卷第九

弘贊法華傳卷第十

藍谷沙門慧詳撰

書寫第八

齊太祖高皇帝
齊竟陵文宣王并世子
北齊釋道超故弟子
隋河東練行尼
隋楊州嚴恭父子
隋客僧救同學
隋司空竇杭弟璡
唐貝州人馬衡
唐比干山釋曇韻
唐巴西令狐元軌
唐洺州妙智
唐雍州人陳法藏
唐左僕射蕭[阿-可+禹]父子
唐弘福寺釋智曄
唐洛州人何玄玲
唐汝州梁縣劉老
唐藍田徐氏
唐郎將吳氏
唐悟真寺釋玄際

齊大祖高皇帝。姓蕭。諱道成。字紹伯。閱想真乘。虎心寶地。出火宅而長騖。超化城而直指。度僧立寺。大啟福門。鑄像持經。頻修慧業。每七月十五日。普寺送盆。供僧三百。朔望之日。不許殺生。又以萬機之暇。手寫法花。莊嚴傑異。恒申供養。
蕭子良。南蘭陵人。封竟王。齊永明七年。誌上。以四千錢。就竟陵王。作八關齊。白王云。可請雲副。此是真出家人。王即請副為善知識。共王造法華經千部。王夢一人問云。欲得功德不。王云。欲得。即指水中功德。王仍入水。得一卷法花。覺已深懷喜躍。即澡潔中表。手寫法花經一部。觀世音一部。世子巴陵王。亦手寫法花經一部。副又夢。一人騎白馬。於空從東方來。授副信幡。又永明十一年四月末。夢一人送經一卷云。言有誤。明日遇得一部法花。試略披看。遂見第五卷壽量品。有一句異。云一塵一劫。于

時。募集數十部經。悉無此句。即言推義。乃是法花之極致。是以即撰經文。便有白雀來翔。以應嘉瑞。副後不知所終。
釋道超。不知何許人也。出家住齊郡山寺。立行清潔。有弟子。亡名。年十五。誦法花經。得一卷。忽因病而亡。此弟子。為性勤學。兼有神采。天懷仁孝。師甚愛之。自從終亡以後。旦夕悲憶。齊郡去太山祠不遠。道超心念。吾常聞。人死。神明必先經太山府君所。然後方得受生。幽明雖隔。有誠必感。吾試問太山府君。或知弟子生處。因而執錫杖焚香。往造山廟。具陳來意。三反告神。木主。忽然發聲。酬對曰。法師既戒行精誠。來心又重。所問之事。敢不告師。便命一木侍神。令呼所由主者。侍神。便往東廂屋內。呼一人來。府君即問。弟子亡名。今在何許。此人答云。繫在此間。未有生處。道超仍乞相見。府君。即令隨其人往至東廂屋。相去十餘許步。即見弟子。形貌衣服。宛若生平。師弟悲泣。良久問其即曰。苦樂果報云何。弟子答曰。即今拘繫。亦無苦樂。但生處未定。急須功德扶持。若無善根。恐生惡處。師問。作何福善。可得莊嚴。弟子答云。願師為造法花經一部。一百僧齊。師云。此事可辦。因別弟子。更見府君。府君具問。相見何說。師。述須建齊造經之事。府君云。冥道大須功德。師可急營造畢。更來相見。超因還本住。即具紙筆。雇人寫經。仍建齊慶。功德既了。還往廟所。與府君相見。述修福已竟。來覓弟子。府君還命侍神。呼前主者。主者既至。府君即問。弟子在無。其人答云。已生勝處。超問。何是受生。其答云。寫經之人。初作妙字。女字始成。未得作少。當於此時。即得生處。超復問。今生何方。神人答云。生齊郡王武家。待其生兩三歲。可往訪覓。超心記神言。辭府君而退。後經三載。乃造王家。問云。檀越有兒。貧道欲見。此家富室。敬信三寶。但由來無子。近遠所知。後有此兒。疎親亦不相語。王君拒諱。不言有子。超云。貧道弟子。來生檀越家。已得三年。何為不以相示。因具說告太山府君之由。其母在閤內聞之。語其父曰。法師靈感若此。何得隱諱。即抱兒安閤限外。去超數丈。因直走遙入超懷。啼泣良久。年大出家。還事超為弟子。即開皇十五年也。不知師弟各年幾而終。
比丘尼練行。河東人也。不知其本名。但以苦節專心。勤策無怠。俗稱練。因以名之。常誦法花。志欲抄寫。訪工書者一人。數倍酬直。別為淨室。莊嚴中表。經生。一起一沐。燃香薰衣。仍於寫經之室。鑿壁通外。加一竹筒。令寫經人。每欲出息。輒含竹筒。吐氣壁外。寫經七卷。八年乃畢。供養嚴重。盡其恭敬。龍門僧法端。常集大眾。講法花經。以此尼經本精定。遣人請之。尼固辭不與。法端責讓之。尼不得已。乃自送付。端等開讀。唯見黃紙。了

無文字。更開餘卷。皆悉如此。法端等慚懼。即送還尼。尼悲泣受之。以香水洗函。沐浴頂戴。遶佛行道。於七日夜。不暫休息。既而開視。文字如故(云云)。

嚴恭。字近禮。本泉州人。家富於財。而無兄弟。父母愛恭。言無所違。陳大建初。恭年弱冠。請於父母。願得錢五萬。往揚州市物。父母從之。恭乘船載錢而下。去揚州數十里江中。逢一船載黿。將詣市賣之。恭問知其故。念黿將死。因請贖之。黿主曰。我黿大。頭別千錢乃可。恭問。有幾頭。答有五十。恭曰。我正有錢五萬。願以贖之。黿主喜取錢。付黿而去。恭盡以黿放江中。而空船詣揚州。其黿主別恭。行十餘里。船沒而死。是日。恭父母在家。昏有皂衣客五十人。詣門寄宿。并送錢五萬。付恭父母曰。君兒在揚州。附此錢歸。願依數受也。恭父母怪愕。疑恭死。固審之。客曰。兒無恙。但不須錢。故附歸耳。恭父受之。記是本錢。皆水濕。留客為設食。客止。明旦辭去。後月餘。恭還家。父母大喜。既而問附錢所由。恭言。無之。父母說客形狀。及附錢日月。乃贖黿之日。於是。知五十客皆所贖黿也。父子驚歎。因從家揚州。專勤福業。常讀法花。至見寶塔品。輟經而歎曰。一塔之內。有二如來。分身諸佛。其數不少。我今何為不逢一聖。感慨良久。其夜。忽夢見有梵僧。自稱法脫。語恭云。若寫此經。兼事講說。欲見諸佛。斯事可階。恭因發願造法花百部。未幾之間。忽遇重疾。誓造千部講五百遍。於是。大起房宇。為經之室。莊嚴清淨。供給豐厚。書生常數十人。揚州道俗。共相崇敬。號之為嚴法花。其病既愈。志願彌稱。恭嘗一時在經堂北。有一異僧。年可八十。來告恭云。聞君造經。願請一部。又承未有提婆達多品。今留此品。可於寶塔品後安之。貧道。從龜茲國來。今往羅浮山去。得經一部。粗略披尋。仍留金一鋌。重三十斤。用入法花。來歲夏間當附物。又云。向見普賢品內呪。少一句語。宜覓足之。言畢而退。恭尋後看。莫知所在。後有捿霞寺禪師寶恭。送零落法花經五十許卷。使恭成就擬用流通。有一卷第七。是宋元嘉二十九年宋懿所造。校普賢呪。果少婆羅帝三字。是第十六句。自後寫經。仍依足之。恭嘗有親知從貸經錢一萬。恭不獲已與之。貸者受錢。以船載歸。中路船傾。所貸之錢落水。而船人不溺。是日。恭入錢庫。見有一萬濕錢。如新出水。恭甚怪之。後見前貸錢人。乃知濕錢是所貸者。至來年夏內。有廬江人侯志。從鄱陽郡下。到宮亭湖。卒遇暴風。宗伴多有被溺。唯志一船。如被持引。橫風截浪。遙到廟所。見有一神形長二丈。被甲帶劍。身坐一人。問志生平所有罪過。無非實錄。志悉款伏。又問。識蔣州造法花經嚴恭以不。我今寄錢一萬。入其功德。汝可付之。語竟便隱。志不知錢之所出。唯

記嚴恭姓名。仍值便風。乘船利涉。行止二日。到彼當塗縣。船纔泊岸。忽有一人。自稱姓許。來覓侯志云。在陳之日。曾於會稽。就君市錦四匹。餘直尚少。今欲還君。乃留錢一萬。逼志令受。志憶有交關。不記餘贖。留錢乃去。遂不知所之。志心方曉神錢不二。到江寧縣。訪恭以錢付之。委陳上事。恭倍歡忻。精到愈功。乃發願造三千部。講一千遍。後有江夏郡人李湛。請經一部。還鄉供養。於三山遇風。一舟漂沒。湛身亦沒。經涉五日。新林坊人。忽望水上。有數十鴉鵄。共擁一物。光彩映日。隨流而下。仍輕舸往取。得一漆函。上岸披。經一無霑濕。坊人送上刺史張熙。熙撿經後。乃是嚴恭造經。送還恭舍。勘目即是李湛所請之部。又齊王府人。忘姓名。請經一部還家。過江遭風船沒。財物皆盡。唯身獲存。法花一函。在江半日。隨浪上下。似如緘持。後人接獲尋撿。一無損濕。送還恭舍。勘目知是齊王府人所請之經。又嘗至市買紙。適遇少錢。忽見一人。持錢三千。授恭曰。助君買帋。言畢不見。如此非一。隨開皇末。恭死。子孫傳其業。隋季。盜賊至江都。皆相與約。勿入嚴法花里。里人賴之獲全。前後所寫。二千五百餘部。

釋某。失其名。隋大業中。行至太山廟。求寄宿。廟令曰。此無別舍。唯神廟廡下可宿。然此來寄宿者。輒死。僧曰。無苦也。令不得已從之。為施床於廡下。僧至夜端坐誦經。可一更。聞屋中環佩聲。須臾神出。為僧禮拜。僧曰。聞此宿者多死。豈檀越害之耶。願見護念。神曰。遇其死時將至。聞弟子聲。因自懼死。非殺之也。願師無慮。僧延坐。談說如人。良久。僧問曰。聞人傳說。太山案鬼。寧有之耶。神曰。弟子薄福有之。豈欲見先亡乎。僧曰。有兩同學僧先死。願見之。神問名。一人已生人間。一人在獄。罪重不可喚。與師就見可也。僧甚悅。因共起出門。不遠而至一所。多見廂獄。火光甚盛。神將僧入一院。遙見一人在火中。號呼不能言。形變不可復識。而血肉燋臭令人傷心。神曰。此是也。師不復欲歷觀耶。僧愁愍求出。俄而至廟。又與神坐。因問。欲救同學。有得理耶。神曰。可得耳。為寫法花經者便免。既而將曙。神辭僧入堂。旦而廟令視僧不死。怪異之。僧因為說。仍即為寫法花經一部。莊嚴畢。又將經就廟宿。其夜。神出如初。歡喜禮拜。慰問來意。僧以事答。神曰。弟子知之。師為寫經。始書題目。彼已脫免。今久出生不在也。然此處不淨潔。不可安經。願師還送經向寺。言說久之將曉。辭訣而入。僧送經於寺。

司空陳容公竇抗。早出中衢。宿知寶所。雖貴極台輔。而凝心妙覺。爰捨淨財。立靜法寺。莊嚴輪奐。將美天宮。其弟璡。行盡色難。志窮惡道。奉為考安豐公。妣成安公主。敬造法花金剛般若。

各一部。乃妙思神[示*栗]。幽情獨悟。每菡萏將發。澡雪身衣。自搴池內白蓮花葉。潔淨曝乾。擣以為紙。於是。嚴飾道場。躬自抄寫。刺心取血。用以為墨。斯事振古罕儔。理多祥瑞。而璡謙損慎密。不許外傳。使後代無聞。惜哉。其經。緘之寶藏。于今尚在。

馬衡。具州洛水人也。父母喪亡。盧於墓側。營造墳塋三所。皆躬自負土。積三年乃就。境甚高峻。人所歎伏。每在廬中宿臥。恒有大白蛇。曳身廬屋上。垂頭臨戶。若欲出入。蛇即縮頭避之。如是為恒。不至侵害。狀如守護。又有一白狼。恒去來。臥起廬側。及墳事畢。其人又起念。我雖為父母。造成此墳。仍未為亡靈別修功德。因即發願。造法花經。以資魂路。乃以塚傍淨處。香水灑地。採取穀子種之。生長之後。每以香水溉養。及其成樹。即採皮如法造紙。亦用香水和泥。作屋於墳傍。請書生寫經。護淨齊蔬。出入每易衣服。仍以四事供養不闕。及書經了。未得莊嚴。以三重紙裹。著小屋壁上。忽然夜中風雨大至。及明。乃上屋被風雨飄破。草木皆盡。在地水深數尺。失經所在。凡經二日。水歇之後。於水下收得所寫之經。唯在上一重紙濕。至第二重。儼然乾淨。一無傷損。不濕不污。其人初失此經。悲號懊惱。日夜悲動。及見經在。歡喜踊躍。得未曾有。遂得莊嚴成就。永為供養。

釋曇韻。定州人。行年七十。隋末喪亂。隱于離石比干山。常誦法花經。欲寫其經。無人同志。如此積年。忽有書生。無何而至。云所欲潔淨。並能行之。於是。清旦食訖。入浴著淨衣。受八戒。含香燒香。寂然抄寫。至暮方出。明又如先。曾不告倦。及經寫了。如法親奉。相送出門。斯須不見。乃至裝潢。一如□法。韻受持讀之。七重裹結。一重一度。香水洗手。初無暫廢。後遭胡賊。乃箱盛其經。置高巖上。經年賊靜。方尋不見。周悵窮覓。乃於巖下獲之。箱巾糜爛橃朽。見經如舊鮮好。

令狐元軌者。敬信佛法。欲寫法花金剛般若等經。貞觀五年。任隆州巴西縣令。無由自檢。憑當土杭禪師檢校。杭乃為在寺。如法潔淨寫了。下秋。還岐州莊所。寫得經。留在莊舍。并老子五千文。同在一處。忽為外火延燒。堂是草覆。一時灰蕩。家人相命撥灰。取金銅經軸。既撥外灰。其諸經宛然如故。黃色不改。唯箱成灰。又覓老子。便從火化。鄉村嗟異。讚詠成音。金剛般若一卷。題字焦黑。訪問所由。乃初題經時。有州官能書。其人行急。不獲潔淨。直爾立題。由是被焚。軌。于時任馮翊令。聞之驚喜。深增信悟。

張萬福。貞觀年中。從晉州刺史。改為洺洲刺史。其人性麁獷。不甚敬信。初至任所。問訪左右。管內有何德行眾僧。左右報云。郭

下有一尼。名妙智。甚精進。又造一部法花經。如法受持供養。緣此譽滿鄉閭。其時福問。此經。可用幾物造成。答云。此尼。用一千五百段物。萬福大驚曰。京下極好手書。寫一部。正可至七八段。何因用如許物。試為我索經來看。尼聞刺史索經。拒而不與。為使君不護淨。又未齊潔。萬福大瞋。更使人往。尼遂不敢留。即作香湯。與來使沐浴。并與新衣。著訖。始付經去。萬福得經竟。不洗手。即取經開。卷中並黃紙。遂無一字。萬福大怒曰。此妖老嫗。何由可耐。即命左右。追取尼來。使往語尼曰。師經上並無一字。使君大瞋。令追師來。尼甚憂懼。莫知所由。汗流浹體。即隨使往。至刺史牙門入屏牆。尼見一雙金剛。手擎杵棒。如似授尼。尼遂心安。即入至刺史前。其經文並在空中。化作金字。刺史見尼至。并見金剛及金字在虛空中。因即驚懼。走起下廳。號咷悲泣。謝罪懺悔禮拜。遂即迴心信向。發願造法花經一千部。通十方供養。仍自受持。不敢懈怠。乃問尼造經由緒。尼曰。欲造經之時。於山中。先種穀樹。每用香水溉灌。令得滋長。樹成之後。即預以香水和泥。造作紙屋。紙屋既成。乃採取樹皮。雇匠如法香水清淨造紙成。即募訪能護淨經生。不論工拙及貴賤。乃經三年。不獲其人。後有一江南人士。年可二十四五。應募為書。其書經屋。還以香水和泥清淨造屋。屋成之後。書生著新淨衣。未寫經前。預四十九日。護淨清齊。然後始書。每出入訖。皆須改易衣服。洗浴畢。然始就書。書時。尼手執香爐。胡跪經前供養。書生止乃止。若書生夜臥。尼亦和起。燒香旋遶。如是不闕。經了莊嚴。莊嚴就。乃作僧尼男女四色人衣。各十通。每來借經。或誦或讀。及書寫者。預令七日護淨。兼與新衣著。然始付經。如是恭敬。永不虧闕。遠近崇仰。大為利益。緣此刺史歸向之後。人皆以法花為業。

陳法藏。雍州萬年縣霸曲人也。身為供膳。貞觀十八年。洛州上番。去後妻亡。下番迴道。離本住村。可十餘里。路逢亡妻。妻云。我今已死。經於數日。須臾之間。藏忽見八九家。如貧人宅。藏坐一間編茨屋。少時。其妻被喚將去。藏隨後看。見妻。被牛頭獄卒鐵釵貫之。內鑊湯中。骨肉分散。釵出還活。如是七返訖。放來相見。形容頓惡。語藏云。與君為後妻。前婦自死。非妾所害。君襆內有五百錢。家中有牛。可直千五百。至家[言*恣]阿婆。努力為妾。寫法花經。妾即得離此苦。將妾此語。諮請阿婆。藏歸咨母賣牛。恰得千五百當。即喚經生買紙。藏因行。更尋妻住處。藏始扣門。便聞此家遙報云。君新婦。昨買紙時。以即生天。其人驚喜。信奉增至。所得財利。每寫法花。十九年。向興善寺。供官行道。具向諸僧說之。

左僕射宋國公蕭瑀其崇佛法。乃於雍州藍田縣界。營置伽藍。召大德。四事供養。奏請名額。號曰津梁寺焉。瑀雖貴極人臣。位登台輔。恒持齊戒。常誦法花。每日一遍。被山衲袈裟。於精舍中。行道懺禮。同僧列食。居沙彌末筵。爰捨珍財。寫法花經。凡一千部。紙墨等事。盡妙窮微。書寫經生。清淨香潔。有人欲受持者。必慇懃三請。方始授之。中門之外。置一方青石。每令請經者。登此石立。瑀親捧經函。頂載授之。所有持經之人。瑀皆書其姓名。日禮一遍。其敬法重人。皆此類也。瑀家佛堂中。一朝。舍利流溢而出。他人分取供養者。忽然自失。舍利還歸瑀家。京師朝野。無不知矣。子銳。封襄城公駙馬都尉。襲父爵為宋公。妙業貞觀。本之庭語。然而沈毅有大量。善隸書。津梁寺額。是其迹也。造佛殿大像。又寫法花千部。嘗為益府長史。州內有池。魚盈數萬。府內官寮。每恒採取。銳性蘊慈仁。告諸官曰。魚雖賤身。形命是等。切彼心肝。甘我口腹。誠不忍也。銳今永贖。願公等隨之。惠化既行。莫不悅服。諸寺若有講說。輒往其處。隨眾席地。僧欲設床。竟不肯受。次子利州刺史錢。杞府法曹[金*感]。並誦法花。時講父瑀之義疏(云云)。

釋智曄。江州人也。初出家。住廬山西林寺。高情雅量。殊有物外之風。美恣容。工轉讀。聲韻雄暢。數卷不疲。隋朝徵入日嚴。唐運召居弘福。且京都法席。接武連環。不有伊人。孰當其寄。然頗工書翰。尤好福門。日恒自厲。寫法花經五紙。年事乃秋。斯業無怠。得外利即寫此經。兼其自手。二千餘部。終日平坐繩床。異香滿室。時年八十矣。

洛州洛陽人。何玄玲。龍朔二年。終於京師。冥司遣為主簿。麟德年。玲鄉人。死至冥道。與玲相見。玲問鄉人。君何至此。答曰。被追至此。玲云。我見案主逗留君。枉來也。放君還去。鄉人別玲將出。乃見同村嫗。謂鄉人曰。君至此。豈不觀我受罪處耶。便見鑊陽湧沸。烹煮罪人。嫗曰。君可語我夫。為我造法花經一部。脫蒙見許。却後十日。君可報我。於村南水頭。鄉人既穌。乃即喚其夫。令為寫經。其夫。急與買紙付令寫。鄉人。至前期日。往到水濱。乃別見他嫗。謂鄉人曰。君是前所囑寫經者乎。鄉人曰。是也。嫗曰。前者婦人。夫為買紙之日。已往生天。所以不獲赴期。與君今日相見。故留言囑。令我報君。言畢。遂不獲見也。

雍州藍田縣界。有一村。忽然地陷。深百餘尺。村中有姓徐者。宅中有佛屋。在其陷處。有一部法花經。是徐氏常所受持供養。於其陷處。乃為一土柱。承此佛屋。迢然擢聳。竟不崩落。見者咸共怪異之。並為如法抄寫之徵也。

儀鳳年。汝州梁縣北。有梁村劉氏男。失名。先因從征東討高麗。沒為奴。於遼海東岸牧馬。因而寢睡。屢夢有一僧。喚令入海。共海歸家。若此非一。劉氏子自惟。漂落與死莫殊。頻感斯夢。遂投身海浦。於水中。抱得菊草一束。隨波漂流。浮渡西。至于岸上。行餘一里。思念。此草能濟吾身命。劫迴取草。解束曝之。乃於其中。得法花經第六卷。遂持還家。其父劉老。先緣子沒蕃。遂為造法花經一部。書寫清淨。每事嚴潔。及見子到。相持悲慶。怪問所由。劉氏子。具說前事。父子遂共於精舍中。開視經函。乃欠第六一卷。驗其子於海中得者。果是其父為子所造之經。部軸具足。紙墨僉同。彼此無殊。宛然符會。於是。父子篤信三寶。戒行精勵。郎將吳氏。忘名。東征高麗。破馬邑城。焚燒屋宇。延及寺舍。城外望見。煙雲直上。中有一物。如白帶。高飛入雲。須臾飄墮城東草中。郎將吳君。走馬往視之。見黃書展在地上。就而觀之。乃是法花經第七卷也。於是。將至營中。夜安幕上。忽逢暴雨。明旦收之。一無霑濕。後將還京。於靜安坊李益常將軍舊宅。設齋慶喜。興善寺沙門萬相玄際。親見其經。各讀一遍。吳君。許進入內云。並為書寫。如法淨業所成。故特表殊祥。將悟群品也。

釋玄際。一名靜務。俗姓劉。涅南人也。曾祖鵬。隋岐州刺史。祖挺。隋宣範府果毅。並自家形國。文武兼濟。早悟玄珠。尤精佛。父通。久修儒術。晦迹衡門。不競塵喧。無悶朝市。通以際童年異稟。神情俊爽。愛其名器。因放出家。故纔登十一。便蒙落采。於是。洮汰法流。沐浴真化。筈而羽之。所入深矣。及進具足後。專精行檢。敬慎法儀。特堪師表。年三十有二。舉充興善維那。非其好也。性愛山水。深思閑寂。以咸亨之歲。託迹悟真。習誦法花般若。以為恒務。初誦法花。滿二千遍。夢登一大殿。殿內四面金山。光明徹耀。山間即有像龕。皆是觀音菩薩。頂禮圍遶。悲忻良久。乃見瑠璃瓶。盛一舍利。以手取之。倏然驚覺。誦滿五千遍。于時晝坐。忽夢空中數百檀龕。觀音菩薩。以手仰攀。漸覺來就。又於空中。見金珠無數。從上流下。光耀可愛。際以口承咽。身心遍喜。經兩食間。似飽而覺。自爾身心安預。持誦無廢福之。日兼宵五遍。誦至九千遍。時在北嶺院中。景將隅角。忽有異鳥。形如翡翠。膺白骨黃。玄吻丹足。從外飛來。直入懷內。於是。將至佛前。即飛上花樹。香奩經格。處處遊放。或以果食飼之。都無所噉。唯遇香蠟。時時以喙。晝即翩翾庭際。夜即眠息堂中。七日七夕。倏自飛去。俄又夢一人長可七八尺。姿容端正。一如捻素形像。自腰已下。文彩莊嚴。際時歡喜頂禮。號為觀音菩薩。即就菩薩。捧持其足。口稱大悲名字。乃蒙修撫摩頂。往反數迴。際以手攀。數口其乳。唅咽少時。遂便驚悟。或晝夕眠息。誦時將晚。便

聞鍾磬之音。以相警發。其所誦法花。一萬二千遍。金剛般若一萬遍。中間念諸佛菩薩等名。誦滅罪隨心等呪。功捨相準過於上。有清信士祕書省校書郎劉玄曰。安者。冠纓茂族。才花秀出。神契釋門。心馳法寶。與際早狎忘言。深期淨福。以儀鳳二年。憑於寺基禪師院。讀誦之室。藻雪中表。香泥塗飾。懸幡散花。數重護淨。屈工書生行正。令其一入一浴。著新淨衣。燒香含香。虔誠繕寫。際躬罄資奉。晨昏不輟。初寫法花。未盈一紙。正夜夢神僧。授以妙香。又聞經屋前花壇之內。禮懺數拜之聲。怪往視之。寂無人物。正因不寐。獨坐肅然。俄聞空中擊鍾之響。寫第二卷。日正辰時。見一婆羅門僧。來入經室。儀容甚偉。合掌而立者久之。寫金剛波若初卷。正夢其心上光明。大如鉢許。書第二卷。到五眼前。筆硯放光。總為金色。正特加悚怖。定心書寫。其光初起題字。赫然朗燭。歷菩薩亦如是若作如是言我當滅度無量眾生。凡一十八言乃滅。至第三卷。其經本軸上。又放光明。長二尺餘。直耀窓際。于時。際與花嚴法師賢首等十餘人。親所聞見。乃相謂曰。我等末學。去聖茲遠。今寫尊經。忽垂靈相。豈可不於鴻烈而申起塔之誠乎。當即從初至終。清心潔事。謹於其處。而建一堂。以供全身兼書滿字。即七月二十六日。各捨衣鉢。置經屋前。燒香散花。共立弘誓。至後年三月。道俗數十。一宿行道。除舊屋立新基。使信士四人。齊潔沐浴。著新淨衣。僧等。以香花音樂。盡誠供養。引此四人。營制規式。雖荷畚覆簣。皆散以香花。其時。蒙鄙之人。咸發道意。其後沙門志寬文禮寺。親事板築。一舉槌杵。一稱佛名。餘清信士。但齊戒運土而已。成基之後。屢聞禮佛誦經之音。其年十月。於北嶺。別起經淨屋。表裏莊嚴。召巧匠路貞等。以香湯灌木。乃施斤斧。即聞空際數下鴻鍾之聲。夜叉夢花幢并二神長丈餘。立於作處。又遣縣人毛普達。採斫堂柱於散谷之內。見一孤松。聳乎高嶺之上。去水甚遠。匠斫所以棄之。其人既伐此樹。不日而倒。枝之所刺。地涌一泉。匠以療飢。遂成十柱。其堂。尚加彫飾。即日未就。而遠稽真典。用善法為名。餘待畢功。以寄能者。際閱采林泉。三十餘載。冷疾頻發。至于不救。道俗聞之。悽慟巖壑。春秋六十有七。即神龍二年三月一日也。際每慈柔宅性。拯濟居懷。不入市廛。不行尼寺。又勤修福務。勞不告倦。禮誦之餘。殆無閑隙。至於接對賓寮。臨機應物。言行無擇。眾共推之。所以吏部侍郎劉玄挺。兵部侍郎劉玄機。虞部郎中徐昭。高士許仁則等。欽其雅度。重其景業。供旋相仍。共結塵外之交矣。藍田縣令鄭南金。一言造盡。披襟寫契。敬挹風猷。為之贊曰。際公恬淡。無為無欲。待物以慈。處身知足。樹春唯茂。潭秋更綠。懿哉上人。如金如玉。其為時賢所敬。如此。

弘贊法花傳卷第十(終)

弘贊法花傳者。始自東晉。終乎李唐。凡學法花。得其靈應者。備載於此。斯可謂裨贊一大事之因緣。使其不墜于地者歟。然。今海東。唯得草本。年祀逾遠。筆誤頗多。鑽仰之徒。病其訛升。余雖不敏。讎挍是非。欲廣流通。因以雕板。庶幾披閱之士。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者也。時天慶五年歲在乙未李春月十七日。於內席釋院明慶殿記。

海東高麗國義龍山弘化寺住持究理智炤淨光處中吼石法印僧統賜紫沙門德緣勘校。文林郎司宰。

承同　正李　唐翼書

大日本國保安元年七月八日。於大宰府勸俊源法師書寫畢。宋人蘇景。自高麗國奉渡聖教之中。有此法華傳。仍為留兩本所令書寫也。

半僧覺樹記之

附錄

天台法華疏序

鏡中沙門神迥述

敘曰。至理無名。名流四天之下。真乘不動。動出三界之中。證教即事而凝然。悉檀隨緣而化物。無謀汲引。功莫大哉。妙法蓮華經者。洎仁雄出世。為一大事因緣之所說也。但藥木不同。受潤成異。機宜匪一。稟教亦差。其施權也。則鹿苑四諦之法輪。其顯實也。則鷲峯三變之淨土。旨深詞寘。人尊道高。彰壽量之遠本。會伽耶之近迹。雨吹擊演。廢昔說之筌蹄。開示悟入。獲今家之魚兔。微塵菩薩。增道損生。草庵聲聞。恥小欣大。藥王燒臂而供養。多寶全身以證明。圓極冲微。不可得而言也。有天台大師。法號智顗。昔於如來前。親聽茲典。位居五品。聲震兩朝。不歷講肆。佛乘懸解。陀羅尼力。樂說不窮。常於陳主大極殿。對御講仁王般若經。萬乘屈膝。百官彈指。且如觀心釋。妙離有無。取真性作軌。藉資照成徹。敘名詮宗。異於古德。五義竅理。皆扶聖教。自智者弘法。三十餘年。獨有維摩疏。隋朝奉煬帝勅。撰此之玄文。迺是灌頂法師私記。合二十卷。非智不禪。斯言允矣。及其滅後一百餘載。至唐天寶中。歲在戊子。有東陽郡清泰寺朗和尚。法門之眉壽。涼池之目足。乘戒俱急。內外兼包。獲滿慈之寶器。坐空生之石室。每於講授之次。默然歎曰。觀其義趣。深契佛乘。尋

其文勢。時有不次。或文續義斷。或文後義前。或長行前開其章。或從後直述其義。或偈中先舉其數。或後不次其名。然聖意難測。但仰信而已。今因諸聽徒。頻勸請曰。上根易悟。探賾不迷。中下之侶。尋文失旨。儻更垂次比。此則弘益巨多。和上再三籌量。事不獲已。乃專念大師。求加可否。因夢所感。方始條倫。蓋亦隨情便宜。諒非苟求同異。輒有增減於其間矣。冀後諸學者。曉其元意。尋領索裳。擔金棄礫。說真實法。非虛妄人。助玄風之廣扇。備丹丘之添削。則百界千如。宛同符契。化城寶所。盡親津橋。賴彌勒之慇懃。迴文殊之斬固。輔發智之六足。褒春秋一言。神迥等。並採綜文前。輕安諦理。莫不空王佛所。同共發心。十六沙彌。咸皆代講。翳華逢日。除瘼養珠。誠愧雁門之筆。曷窺龍嘲之奧庶探玄之士。沐道流而有本焉。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